



七錄齋集卷之一

婁東張

溥天如

同盟

周

鍾介生

張

采受先

閱

序

禮質序

禮記之得列於經非得已也。及今而為學者之通尚何哉。蓋三禮之名本繇曲禮儀禮周禮而設。而諸記不敢並者義也。行之後世從乎周禮儀禮而不能

從乎曲禮之二篇而有廢不可不得已而取之其
之學以明禮之備則時王之爲令也然其所以不能
與不可者何也周官三百六十上法天行意務澤
後代之士本以爲用則多矯世悖時其曲指各說業
於畫一蓋非一日矣儀禮正乎舊典周衰之時播棄
不揚君大人之論亦鮮有存者卽十九篇之書饋食
有少牢而無太牢也聘有公食大夫而無公再饗大
夫也有王覲禮而無朝宗遇見類也若夫冠昏喪既
夕虞又皆士禮而不備王公國君卿大夫之文安在

四一從來
論三禮廢
典無此深
駭

其爲完書哉曲禮上下二篇謂之經矣而約而不該
則學者所不舉也夫周禮儀禮旣以闕失之餘難得
其深微之意後人私爲傳會而有所不能曲禮復以
篇什之寡不能覆一經之用欲授受更定而有所不
可則必求往古論禮之文左右相及可以整一身
家國者爲之表著其說周應而足物不必其備而兼
而習之大概可具此禮記之所以施於天下也
繇前言之則略由後論之則詳三禮之書不及包諸
記之文諸記之文常得應三禮之說今之以禮記誤

從乎曲禮之。二篇而有。廢不可不得已。而取之。其
之學以明禮之。備則時王之。爲令也。然其所以不
與不可者何也。周官三百六十。上法天行。意務澤。其
後代之士。本以爲用。則多矯世悖時。其曲指各說。業
於畫一。蓋非一日矣。儀禮正乎舊典。周衰之時。播總
不揚。君大人之論。亦鮮有存者。卽十九篇之書。饋食
有少牢。而無太牢也。聘有公食大夫。而無公再饗大
夫也。有王覲禮。而無朝宗。遇見類也。若夫冠昏喪。既
夕虞。又皆士禮。而不備。王公國君卿大夫之文。安在

門。從。來
論。禮。廢
與。無。此。深
駭

其爲完書哉。曲禮上下二篇。謂之經矣。而約而不該。
則學者所不舉也。夫周禮儀禮。旣以闕失之餘。難得
其深微之意。後人私爲傳會。而有所不能。曲禮復以
篇什之寡。不能覆一經之用。欲授受更定。而有所不
可。則必求往古論禮之文。左右相及。可以整一身。其
家國者爲之表著。其說周應而足。物不必其備。而兼
而習之。大概可具此禮記之所以施於天下也。其
繇前言之。則略。由後論之。則詳。三禮之書。不及包諸
記之文。諸記之文。常得應三禮之說。今之以禮記。誤

喬誥著作
不覺情至

天下者非廢三禮欲以詳三禮也。自漢末之倫。徂於安常。不務遠議。遂使一經之言。殊其彼此。而古人之制。日以絕曠。不亦悲哉。受先少學禮而病於今人之爲。特拓已慮。編聚今古論禮之書。自爲統部。合三禮爲一家。以正其得失。功已就矣。而受先遂成進士。以一方之役。夙夜不遑。尚未有以及此。嗟乎。使受先稍遲其遇。而不成進士。卽成進士。而不困於劇邑之寄。則此書之被乎來學。固已久矣。而今之未有以及也。則三禮猶未明乎世也。然而受先不敢忘也。諸經之事。以序而修。廉吏之所可爲也。如之何其忘之也。是以禮質之選。當代之文。備焉。而今與公旦諸子。先次其一科之文。以行。則受先豈一日忘乎三禮哉。雖然。禮之爲道。口說之。尤在身行之。鄧先生之論禮也。以孝經爲諸記之原。若受先者。又克其事也。

歸本德行

張口正議
弘雅足冠
一統志不
爲獨繁一
邑也篇中
感慨曲折
悲作者之
難失者之
易蘇子之
記載書山
房猶不能
反

太倉州誌序代

郡邑之有志蓋亦古史之流也。紀地里而列風俗。人
物政事咸載其端。大之等於盤庚。遷亳。周公營洛之
書。而簡細不遺。求其適用。猶足蓋於山經水注之上。
是以作者不輕而行者可遠。卽如婁之得以有斯誌
也。始成於李公。繼詳於劉公。嘉靖之季。復有餘姚浦
城兩周公爲之戮力。究職一邦之書。獲有完策。而邑
之縉紳大人。與其多聞之士。若桑都龔張諸君子。實
與有勞。而考其文之發原。則惟陳陸二先生之書先。

舉其綱。所以整齊。未刺者。不其難哉。夫創業者。難因仍者。爲其易。前人之有志於斯者。經營極意。於故家之聞求。諸長老之說。討類。遡廣期。其夫備。而猶恐傳者之不信。需之日。月取稽。簡牘。然後刪集。卷自名。一家事已成矣。懼其湮沒。則登之於版。載筆墨之所不周。而廓其將來之聞見。所望後之人。察其意。而矜重其篇。則百世而下。可以不易矣。顧享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槩忽爲他人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若存若亾。順之而已。此遺書之所以往往而絕。

也。予來茲土有年矣。人民風物。若與之習。及沿索誌。文則零剝。日遠。歸然。舊文多不可識。心竊悲焉。夫盛衰治亂。無之非時。以婁之形勢言之。在三國時。已有惠安鄉之名。武陵橋之倉。久而不著。及乎元而始有。朱清張瑄爲之營。卜邑成萬家。遂陞爲州。可謂盛矣。而方張之亂。遽焉丘荒。後或立衛治。或附他邑。而治以後。竟名大邦。峻城深池。文學顯於天下。抑何前。後之異規也。觀乎方土之變。則書之廢與。因乎年歲。曷足怪焉。然成書在管。而使之闕沒不修。亦守者之

責也。余是以重合前文。糾其散謬。爲之定次。以垂於世。庶幾其作者之志乎。雖然。州肇於弘治。志業迄於嘉靖。之丁未。止五十年。而志凡三易。前此志。慎其爲者。何其至也。立於今。以觀嘉靖之間。爲年十有餘。而軼聞懿事。一無所列。昭於近季。設上有史。史之求。將謂之何。斯尤予之所不念也。

房稿遵業序

原曰皆是
至論皆是
初論

不。明。乎。六。經。而。欲。治。一。經。未。見。其。能。理。也。不。明。於。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是。以。專。經。之。號。與。夫。人。倫。之。稱。古。之。人。重。乎。其。嚴。之。不。敢。輕。以。與。也。不。敢。輕。以。受。也。輕。以。與。則。有。絕。道。之。憂。輕。以。受。則。有。不。學。之。刺。然。則。今。之。爲。論。者。其。可。忽。乎。哉。且。觀。從。祀。之。業。自。漢。及。宋。其。人。之。彰。彰。者。於。書。詩。易。禮。春。秋。各。盡。其。業。未。嘗。槩。取。衆。經。而。名。之。要。其。大。致。無。不。通。也。若。夫。史。書。所。載。忠。孝。節。義。之。士。僕。夫。女。子。其。美。不。廢。而。者。

其行事倫紀之重。無有專見作者。對而別之。其
歟。是故言經而極於經論。倫而極於一倫。其
約行之彌難矣。予嘗持蠹說以自律。四方多有
者。徵之雲間。若勒鹵。殿虎宗遠。舜仲人。中諸
謂性命之合也。勒鹵孝友溫慈。發爲詩文。無不深厚
爾雅。而尤慎於撰擇。不肯以小文便已。遵業之選。其
其表矣。然四子之相與左右。其志未嘗不存焉。且文
字之全言。或空著而吉德外發。則人皆見之。如往者
大常之亂。蝨蟻發於里閭。勒鹵諸子。正憤批擊。虧側

之徒。怨言四流。至宗遠。則抵燕都。而匡國學之失。幾
被且網。亦足以明吾黨之無負於朝廷矣。雖然。次列
筆墨。而徒譚修行。於選者之意。得無隱乎。而求其大
據爲文之指。亦曷外焉。覽茲得志之人。予多進而此
語矣。其爲高明卓犖。懋義不倦者。可得而數也。而文
之可錄者。皆出其中。則繇是推之。人文之一致。雖
在百世。其法可存也。寧獨今日之思道哉。故余因
鹵之選。申所証駁。而復導天下以讀經盡倫之要。使
之歸并一法。恐夫不知者之滋議論。而自墜厥功。

張草臣詩序

稱草臣之詩者多言其系自竟陵有所根統播揚同聲弗能借也予獨以爲不然夫作者之意與夫觀者之意古今遠近其初不謀因夫善觀者而有選之之號卽以選者之美號而量夫作者則幾於域之矣今以草臣之詩蒼遠深厚霧朴幽越極命作者必爲竟陵之所尊尚而卽被以其名將所謂古詩十九首與夫唐山夫人廬江小吏諸作登竟陵之選者皆名之竟陵可乎然而窮流測源竟陵之功要不可誣也前

周曰每論
必有甚係
與可謂操
而發

此所習高李三選流滿詩家漢魏之音缺焉無聞
臣生於其時卽欲辭繇已出協諸格尚則自廢矣能
推物長思如斯之所爲乎是以草臣命篇卓爾特高
前士而拊膺流嘆每誦竟陵義不忘本古之道也且
詩本性情無邪之旨形於三百而後之論者比於飲
酒言有其別於是細草天蟲之屬緇衣婦人之流盡
其驗宥亦安在有文武之意周存之思哉則次第而
考其正非近古者不可也嗟乎以今之世而求其近
古之徒豈止詩之謂歟必於其人斷之矣若草臣之
溫和誠讓蓋無媿焉夫斷之以人然後斷之以詩者
竟陵之極論也顧草臣之爲人盛德所充已有不圖
彷彿而至者又曷可謂詩之不原於自徒因其所好
而狗稱也哉

華方雷稿序

楊子維斗吾郡之所謂教父也。以身作範而後進從之。一時秀傑之士咸繇其門。然學焉而稱最者無若方雷矣。方雷以淵確之才求峻上之理。其沉湛於書而忘其朝夕也。猶聲色之有嗜好弗能強也。引而之於文筆岐嶷所立亦孰有抑之使平者哉。且其文之高而不得下者。非徒名之謂也。若夫急名而不循其實。世有其人。予竊慮之矣。廓辭而無原。務爲學者之貌。駕於人而衆不之許。雖志在湖海。顧其本業日月

偷墮則已多矣。蓋芄芄者。蘭童子可誦。無十年閉戶之功。而遽求出門。同人之義。此在後生爲不可之。大者。也是故。君子之立教也。使人學問必先氣質。其氣質根原必繇孝弟。夫能孝則知有親。能弟則知有長。達之於學古之聖賢。則親也。今之正人。則長者也。見聖賢而如子。所以愛親。見正人而如弟。所以承長。則內虛受而外勸勉。卽欲却而自遜於道。不可得也。故吾嘗觀維斗之事。親與公幹之事。維斗則學問之道在其中矣。今方雷之粥粥乎善進也。意存於極遠而

不形一辭。友其師之友。天下之名勝。與之信信宿宿。講貫大義。而未嘗矜發其氣。取聲望於戶外。以是益知彼哉之流。急名而不與者也。若方雷者。辭名而名有所不能。一日去者也。以其根原之正。得於孝弟之理深也。斯之所刻亦維斗善善之懷。欲明弟子之通。孰爾方雷則何有焉。

飛日即虞
山婁東生
情取致則
近發又則
誕

楊顧二子近言序

子○常○虞○山○人○也○四○方○之○交○子○常○者○卽○交○麟○士○亦○以○麟○
士○爲○虞○山○人○夫○麟○士○非○虞○山○人○而○以○爲○虞○山○者○以○其○
久○與○子○常○處○而○忘○其○爲○婁○東○也○於○是○予○與○受○先○辨○焉○
天○下○始○知○麟○士○爲○婁○東○人○矣○蓋○君○子○大○賢○鄉○邑○有○之○
以○爲○重○後○之○考○土○俗○而○論○人○物○者○皆○繇○此○出○虞○山○得○
一○子○常○則○已○重○矣○安○可○盡○他○邑○之○有○而○有○之○乎○故○余○
與○受○先○之○辨○之○者○所○以○重○婁○東○也○然○天○下○雖○知○麟○士○
之○爲○婁○東○而○問○其○朝○夕○之○所○耦○未○嘗○與○子○常○或○難○若○

麟士者終謂之虞山可也。且二子之性靜淡齊致。臨事之際退然。如不及。余與受先。每振之以氣。而三子嘿。不一言。及與究君臣之大節。社稷之宏務。則深豫焉。夫古之至人。以虛自藏。不示衆人。以能而物咸服之。其朴情和貌。三尺童子。可狎而與語。而一當艱鉅世之負爲英分之多者。詘焉不勝。而出其餘以應之。無意而稱治。惟其取於德之數全也。求諸二子。不其然歟。是以凡之於文。而文安因之以御乎經史。而經史俱辨功崇道廣。不可以說殫也。至於今。聞譽盛彰。

凡儒服而誦一先生之言者。莫不引領嚮風。待二子之發部。而二子猶然棲一畝之官。鳴琴擁書。意言交和。如管之所歌。負戴黻佩者。其志豈不遠哉。然而余又有感矣。隱居之日。風雨可同。而及其身顯。則南北東西。惟君所命。此受先所以向予而泣也。更二年。而二子服君之事。京師之與諸夏。不擇地而爲其所爲。靡盬之嘆。行矣何言。欲如今日之聚一室。而借形影。其能之乎。夫然而考道別方。子常之爲虞山麟士之爲婁東畧焉。可也。何則。二子固天下之人也。

楊顧二子小言序

子常麟士之爲文。蓋有道焉。因題之位。而起其制。匠
章與節辨也。節與句辨也。周環本末。而左右就裁。大
約觀聖賢之辭。通已有之志。抑今時之意。赴當日之
情。則二子之獨得矣。是以與之言理。則際在清微。繇
而論事。則功歸顯約。讀其常解之文。而天下之隆說
性命者。廢焉。讀其直叙之文。而天下之曲折議論者。
廢焉。即小言而求之。二子之及於斯也。豈其易哉。蓋
嘗聚昔人之書。讐析而比講之。高自日月。細則毛羽。

張曰與論
詩品有此
小言否

大而王制。瑣至衣冠。莫不寄其遺思。徵其美據。度古之尺量。與今之尺量。何如也。度古之道里。與今之道里。何如也。而又譌則有難。隱則有証。事之沿而不反者。條指以直之。人之槩然以屈者。反復以切之。故有惑在百世。而一日以明。千千之夫。不異其慮。而獨曉然以出。極其用。致之入神。與夫漢之馬鄭。唐之孔陸。揖讓而刺。諸經之得失。升堂入室。未知誰後先矣。然積功累勞。若是之深。而又不欲以博。自見。嘿然寓指於文。蓋曰。註疏之書。昔儒有之。不敢復舉也。考類之書。明之先進有之。而亦非後者所議也。謙謙之德。遜於前人。而述者之所得。終不能無所發揮。以自達其嘉訓。此小言之所以先史。選而列於四方也。乎善讀者。繇文采而稽事理。亦有道存乎其間矣。

宋宗玉稿序

周曰天知
之文強人

氣骨正人
學問往往

而然

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斯之言古有之而通之於
今或有未應非地之氣遷蓋亦學者之責也然則積
盛而衰積衰而盛功存乎人忽焉而已君子務其強
者以正身而率物又安可避天下之難自墜厥聲乎
此萊陽諸宋所以寔然決起爲能立於海岱之間此
高紮深也且華之澄嵐宗玉呈玉諸兄弟嘗爲予言
之矣習聖人之書而不明聖人之文罪之上也居聖
人之地而復不明聖人之文服聖人之行罪且什伯

焉。是以先定先生。憇人士之紀。昌明正學。而華之。右其政。洋洋厲厲。達諸邦邑。非復一家之事。則各宗玉之考經。踈節。進於絕詣。雖已自爲之。亦曷可謂無其原哉。且感應之理。以近驗遠。天之報人。量其勤苦。而又觀其及物。則淺深大小。不可易也。以萊陽之全邑。素未著風聲。明禮樂。而倡教自一人。凡佩玦帶環者。無不謹士君子之法。樂於古者。卿大夫之業。則齊魯之易志。向風誦德。脩道。皆斯人之力也。况其家之繩繩者乎。是以稱豫章者。必言萊陽。稱萊陽者。必言豫章。貴其同也。然豫章之繇來舊矣。而以今日之萊陽。與之同稱。此豈有功名之說。介於其間哉。業創乎未有。而人疑積之三十年之教。而近始有其績。遲而又久。亦已難矣。而要之。功名亦不可忽也。士之上焉者。不以此爲諸宋之輕重。而熟講乎其文。以儀刑乎其人。溫恭是親。基隅不遠。而下焉者。不明乎人。與文功名。猶有動焉。則聖人之教益以章矣。予夙眺宗玉之文。曰美曰善。不復贊辭。而特欽其門庭之學。後先帥循。澤究天下。愾然爲序。其大端焉。嗟乎。若宗玉。

者。誠。哉。其。夫。子。之。徒。也。夫。子。之。里。之。人。也。

蒼崖子序

子強子美之爲今文與其爲古文無以異也言理探
究爾雅之作斐然以出所謂君子之辭者非歟子與
受先讀之愾然而興曰微言之絕久而當復意者其
在南州乎是以兩人偕事六七年時人之論說畏不
敢近勉與之就終非其樂獨性耽二朱之文備諷周
咏難於棄捨夫蓋有以移之也往者介生之選子強
子美之所爲今文已爛熳於天下今受先之臨復發
其所著一書刻而行遠非誠好之而然歟且受先居

司日無限
廣之理

官蕭約。猶之在貧。養毋不過。肥肉。一家之奉。不踰夫
菽。粗糲。無復餘錢。以給四方賓客之費。而猶循覽精
文。使之載版。若斯之好。不可不謂之入深也。或者疑
古文之作。成於大年。二子以英富之日。遽行其論。譏
顯白當世。慮非其質。嗟乎。抑何見之不廣也。夫士智
之士。自少受經命意。廓落執筆。而求於古之傳人。雖
生斯世。不欲以一時爲盡材之物。而遍觀奢濶。取其
至精爲所寄託。未嘗有無况之字。不典之音。聞於其
際。即言止卷。握足以永矣。况放而之遠。非其終竟者。

悉以朝期
曲之

乎。予每見大力爲文。不甚自愛重。文成散墜。無或存
者。用深悼惜。而大力亦自言已不好寫錄。家無副書。
難其整齊之具。繇此觀之。古人之制作。其旣成而不
能錄。或錄而無其副。以至於失者。亦已衆矣。使當其
時。有同道得志之友。重其點畫。及其一書之成。即施
之鐫磨。以廣其傳。何至百世而後。有亡書之歎乎。然
則受先之汲汲於二朱之文。蓋此志也。若或者之說。
矜已而行忌。狃故守殘。而不知其大。桓譚之所以致
悲於子雲也。

張曰瑞卿
為福降上
近日救荒
復有奇政
覽此信香
篇足配鉅

王邑侯稿序

婁之接壤之邑曰崇明者其地之稱繇元始也初連
於楊之海門而後舉以屬之於蘇蓋量地之遠近而
為之治所以均道里一統馭也然以其隣於婁也故
凡涖其土者於婁之人士咸有父母之稱邦長之號
非止以其名也教化之所及夫已家至焉則今瑞翁
先生之宰於茲土所謂父我母我先生之於溥猶是
也夫樂其父母之賢則意重而辭不可竟本父母之
美以申說於人則詳事通物而類無所究然則三月

之間善政累舉望南北之山而懷君子其言因可得而盡歟要之文學之事則先生之所起家也齊魯之邦在三代列於中國之最周自王畿以下即次其國於是有聖人出焉爲百世師當時之士有大衣方領者望之即知爲鄒魯之儒彬彬之風蓋若是其盛也是以興衰代軼今之日有能繼前脩明之者則四方能言之徒與高門博達之流并意以趨而一時亦咸得其志以正說於天下若先生非其人歟先生練學宏恬六藝之書無不究其用力之深息機

靜得。不嬰微慮。是故發爲文章。深變秀立。奇有萬方。出而禦諸政事。亦若其餘。蓋昔者遠志之士。居於填茨之室。愁苦加積。而國家之治亂。與元元之利害。嘗不出戶而形於其心間。有所得則取而筆之以記其所以綜理。一旦遇主而臨於民上。左右相應。皆其平日之爲也。今竊於先生見之矣。繇是施於一邑之中。脩能者。日以進。讒宄者。日以退。釐枉汰蠹。敦士以禮。而阜蕃其俗。無期之祝於茲始焉。誠哉父母之謂也。

張口雜纂
風紀類揚
務物大案
集中僅有
之作

房稿和吉言序

予未識忠清。即聞忠清之母之節與賢。蓋天下之非常人也。母之夫子歿。母即欲從之以死。是時母之與其夫子。所謂夫婦之稱。亦名而已。未嘗歸而事之也。於是家之尊者。止之而不能止也。則往於其家。盡其禮而廬處焉。至於今。二十有八年矣。嗟乎。列女之文。紀於漢之賢者。後代之士。重其義而不絕其書。予每次而讀焉。盛哀不能以下。然觀其行事。大都始於燕婉。終於慷慨。其倉皇以盡者。或婦人女子。遭天下之

亂。進。於。富。貴。強。太。之。所。抑。不。得。已。而。奮。身。以。禦。其。難。
若。生。於。閨。闈。未。覩。君。子。而。從。容。以。致。義。者。自。三。代。以。
迄。於。茲。未。敢。謂。多。有。其。人。也。故。今。之。稱。母。者。必。嗷。然。
而。哭。傷。其。處。子。而。爲。天。下。之。賢。婦。不。獨。爲。天。下。之。賢。
婦。又。爲。天。下。之。賢。母。也。則。以。其。能。教。忠。清。以。道。也。忠。
清。爲。母。之。夫。之。弟。之。子。以。其。有。爲。後。之。義。而。歸。之。於。
母。襁。褓。之。中。即。撫。而。字。之。四。歲。令。誦。論。語。孝。經。十。歲。
即。通。諸。籍。操。筆。爲。文。十。五。歲。則。辭。說。炳。如。驚。其。長。老。
皆。母。氏。之。爲。也。逮。忠。清。與。予。及。子。常。麟。士。游。則。又。痛。

藻。麗。之。言。不。可。以。長。務。歸。經。雅。合。於。聖。賢。成。人。之。指。
而。復。悔。其。前。之。所。爲。重。見。其。志。於。房。書。欲。余。一。言。暴。
之。以。明。其。往。者。之。非。來。者。之。是。嗚。呼。意。念。深。矣。夫。士。
當。鼎。筭。之。年。而。連。援。瑰。富。以。發。爲。宮。商。之。文。非。一。世。
之。所。謂。聰。明。偉。傑。者。歟。而。忠。清。不。有。其。才。豈。乎。經。法。
非。有。見。於。事。親。守。身。之。大。不。若。是。不。足。以。爲。學。而。然。
歟。予。益。嘗。悲。忠。清。之。母。負。其。隆。行。不。能。即。聞。於。朝。廷。
而。吾。黨。以。匹。夫。之。力。無。所。及。此。竊。俯。而。自。嘆。邑。邑。窮。
日。今。觀。忠。清。之。才。遠。而。業。正。其。所。以。顯。揚。囊。頭。者。曷。

可既乎然。毋固。有言矣。夫婦之道。自其問名之日。蓋已定之。凡吾之爲者。欲以愧天下之。以名許人。後爲所不可爲。而人與已。以爲固然者也。則忠清將繇是而事其君。不可不念乎斯言也。

房稿是正叙

周曰若樂作序文讀遍則按目而美盡矣惟其反覆深思驗之已得言提其耳無時可忘也

嗟乎士負不常之資。而抑于其鄉之人。不得安其所。學亦安在其有幸哉。故有接地而教不通。或狃於一家之論。而終已不顧。余未嘗不悲其性情之失。而嘆先王之遺風遂絕也。於是賢子弟悔焉。則怨於父兄之不明。出門而無所之。則疑師友之不獲其正。然則居是邦而欲身爲之勸。以表率其屬。不其難乎。况綿邈而之天下也。予與介生維斗諸子。兢兢其指以爲立身之教。當繇近始。故於父母之邦。尤三致意焉。

而四方亦有憫其勞而與之者。意人性之未甚濶如也。且三吳之理學文行前士之彰彰者不可累書。即近若涇陽諸先生其歿未及一世而傳人已廢。蓋誠私心痛之。則後生小子之過吾黨欲推而遠之。又可得乎。是以天下之士由介生以成名者亦已多矣。而捐本而議者。往往有之。然而介生弗辨也。蓋以聖賢之事。畢日而圖。至於老盡。不可謂能吾學焉而已。何尤乎人之無良也。故介生之意。猶之乎余與維斗也。汲汲於已之不修。而不敢謂相應之。有徒厚以遇其

人而不必憂其寡恩而起望。此所謂自爲正之理也。且執文以相難。文之高下不能強齊。作與論者可以安矣。約而歸之爲人。爲人之道有善而無惡。其亦可棄而不復歟。要之論文之正亦無以踰乎斯也。六經之說本於先師而制舉所習之書定乎烈祖。夫先師者天下之師也。烈祖者天下之君也。事其君而服其師者天下皆是也。又何俟乎吾黨之多言乎。故是正之選。維斗不得已而爲之。而理簡以備不越其中。嗟乎。若是者可以爲教矣。

周氏一家言序

前者簡臣之將行其文也。江右鄧左之爲之序。言及第五先生之不得志而沒。情意危惻。予覽而哀焉。泫然出涕者久之。夫第五先生者。介生父也。簡臣者。介生兄也。介生又有弟兩人。則我容我成也。介生諸伯叔俱貴顯。而先生獨以仁義抱道窮於諸生。又享年不永。未及中壽而歿。嗚呼。亦安在其有天道哉。先生既歿。先生之配徐太君傷先生之甚。亦不一年而歿。嗚呼。又安在其有天道哉。然當先生之歿也。簡臣介

生已有盛名於天下。我容學業大就。我成固年少。然
才士也。介生撫之。哭於先生之側曰。有某在。無慮也。
於是遂携之游。踰一年而羣籍畢通。才章擅絕。世之
老生者。士不能逮也。余乃信天之報施。遲速大小。必
因其人。怨尤之情。未可遽發於倉卒。有繇然矣。且以
余所聞周之上世。與介生之大父王大父咸積德累
行。務爲長者之道。其後之子孫榮盛。昌大固其宜也。
而近有不可言者。余竊惑焉。與之以光顯之寵。而累
之以不類之人。豈天之命有德者如是已乎。噫。此周

氏之世德。所以有介生兄弟也。天旣困第五先生而
生介生兄弟。以榮之。又見家庭之間。有一不類者之
如斯。而懼其遠絕也。於是不使介生兄弟之卽遇。而
厚其所積。俟其仁義之旣克。而後有以大其祖宗之
澤。故周氏之不類者。薄天之甚。而天棄之者也。若介
生兄弟者。天將重其託。不得已而置之艱難。欲其備
嘗夫不幸以正其家庭之是非者。也是以介生一明
正學。而天下之士從之。不流於僞僻。求之乎門以內。
伯玉仲馭遠侯諸兄弟。亦如介生兄弟之所爲。原於

道德而離其流。應則周氏之克太其宗。將錄茲起。而
一人之不類。可不戾及於先世也。是以介生與予言
第五先生之躬嬰患難。與已兄弟之蹇辱於家之匪
人。每至失聲。而予卽反覆天人遠大之理以安之。嗟
乎。此一家言者。亦明明之驗也。

歷科文針序

張曰古文之難難於音節其一種元壯頓挫激昂生氣惟韓歐能之今僅見天如耳

選一代之文與一時之文指同而爲法則有異焉。一
時之文因材區覽不求其全以意遇之物相當也。一
代之文立乎當日接乎後世非質之備者天下之人
易之矣是以歐陽先生之論文必要於道期之孔孟
然後無負焉及其言舉子業也則曰毋深之順時而
已若是乎不欲其過也夫所謂舉子業者卽一時之
文也實以命乎其文未有非一代者也文之爲名不
可輕受而科目之說與金石之論復不相爲通選者

又曷得而混諸是以同社韋子寅之有是選也執衡
自己而常照俱絕一科之內有其人與否則幾於無
之矣卽人之與於選者其文備與否則亦幾於不備
之矣嗟乎以國家取士之盛縉紳先生負爲能文
者之衆多而約取嚴與不獲以爵位之通顯列於文
字之林安在科目之能量天下士哉至于簡稽已盡
廣之名社以足已之志雖子寅與人之周亦繇其慎
乎選者至也夫始觀之於達人而終應之以四國一
代之秀偉雋絕者無不至於其前而文之可否繇其
進退斯不亦豪傑之至榮賞不德而罰無愆者哉繇
是而相與造大士各去其一時之見以求文之所謂
予且爲之歌王風矣

房稿香玉序

往者予之叙香玉也。感乎有亂人之懼而寓意於雜志之說。蓋將以厲古而切今也。雖然世有治亂則文士之辭因之爲緩急。慮其亂而有緩辭焉。非其正也。幸其治而有急辭焉。亦非時之所與也。今天下固已治矣。士之見於文者咸有嘉樂之音。猗美之思。而選其士之文者亦相與爲豫頌言。太平則序之道可知也。且稱善之言。流文可悅而憂危激厲之指。往往重舉而難綴。作者出於甚深而觀者不能遽有所起。

又曷尚焉。顧予之惻乎有感者何也。夫世之方紊亂而之治文之方棄邪而之正。其數雖明於邪與亂之時。而因而持之。其力有倍於昔日之所爲者。故世方治而一小人出。常足以爲患。文字之塗方軌於正。而或有立議不一。思爲變亂者。相傾其間。及其弊之見也。雖不至于勝要之君子之禦之也。則已勤矣。是以選文之說推而致之。所有遠大未可謂徒及其事也。且昔之學者。隨其酬覽。發爲篇詠。卽山水亭榭之間。艸木興植之類。莫不念盛衰之理。而慨然於國家之

所以存。亾則謂稱文引墨。而不一察於當世之治亂。非人情也。故予復於賡虞與君屏兄弟之有是選也。錄前日之意。而庚戒以道之。嗚呼。君子亦可以諒其志矣。

廣應社序

應之爲名有龍德焉。予昔嘗一序其說多恢愕。惟宏不可究詰之辭。及今視之益雜而弗舉矣。乃來之彥林。欲因其社而推大之。訖於四海。則將引意以自明。夫亦言其可信者焉。何則人之變化其理在天。窮達屈伸移於朝暮。得則有吉祥之容。失則有沲若之涕。任性之未能而寓言乎生命。此則其不可信者也。若夫立德以善。有弘衷而考義。擇然後履。履然後安。無競乎人。稱而秉恒以一。此則其可信者也。是以君子

勤身而有行。莫若其自爲之。至自爲之。以求同度。則必然之合。懷乎鳥鳴樂其于野。朋友所繇來也。然而今之論者。失之。是亦於所謂可信者。未之詳也。夫可信之理。雖本一塗。而涉閱人情。事有萬區。非遇極變而不回。當盛榮而不易。不足以語於斯也。是故四時寒暑。天氣或遷。而人心弗更。及周洽乎物會。共其艱難。而要其大者。友之爲義。備五倫之道焉。且稽諸風土。采夫越謠。刑犬雞而歌下車者。昔之人胡爲乎。則來之彥林之有斯舉也。與古應矣。故爲畧應龍之說。而告之以聲氣之正。是乃社之本稱。近而之遠者也。

張曰合二
首觀之朋
友之道始
極

廣應社再序

間讀蘇明允先生之文有所爲族譜亭記者抑何性
情之至也立身於孝弟而以之示人在已有其忠恕
而達指於一族君子之志也然寬爲之導而復嚴其
辭意有其戒而設文以明其不可所云怵惕於斯人
者蓋三致意焉夫斯人者其文固謂族之望人也族
之望人而隱其姓名其姓與名果可得而隱歟以是
知先生之諱親者深而慮惡者遠族不必有其人而
常慮人之行事有近於斯者故設爲斯人而筆伐之

曰。天。下。之。爲。族。之。人。者。其。無。然。也。乎。於。是。感。之。而。作。然。以。興。以。爲。得。其。說。可。以。序。今。日。之。應。社。矣。夫。朋。友。之。義。與。宗。族。之。情。其。本。粲。殊。比。而。同。說。則。安。稱。焉。然。而。有。其。一。者。所。謂。親。親。之。道。彼。此。之。通。也。且。以。十五。國。之。人。各。方。峻。阻。一。旦。而。道。姓。氏。稱。兄。弟。雖。人。事。之。應。求。原。其。聲。氣。不。可。謂。非。天。也。天。之。所。與。德。者。上。也。才。者。次。也。再。况。其。下。則。無。之。矣。是。以。社。名。之。立。義。本。周。官。而。今。之。文。士。取。以。爲。號。擇。而。後。交。在。久。不。渝。四。海。之。大。有。同。井。之。風。焉。斯。又。王。道。之。所。存。也。夫。觀。其。繇。來。朋。友。之。戚。繫。於。人。倫。而。士。與。士。言。士。歸。之。本。業。出。入。進。退。不。能。離。窮。愁。禍。患。不。能。舍。若。是。而。比。於。宗。族。非。過。也。一。不。之。慎。而。先。搖。其。本。如。明。允。先。生。所。云。斯。人。者。出。於。其。間。其。爲。朋。友。之。戾。不。已。重。哉。是。故。介。生。發。揚。其。大。而。予。復。兢兢。焉。蓋。卽。來。之。彥。林。推。廣。之。意。而。加。詳。之。所。以。明。有。親。也。

張口實意
美辭自生
不窮故開
文展紙已
下夫
滿惠於天

五經徵文序

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於尊經復古者。蓋其至也。是以五經之選。義各有託。子常麟士主詩。維斗來之彥。林主書。簡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禮。溥與雲子則主易。振振然白其意於天下。夫天下亦已知之矣。雖然有其相求之辭。而無一介之出。載其說以行。則江永漢廣之悲人。僅結意獨處而不能以告。或者懷文欲達而隔其往來之禮。遲之歲月以冀其至。而終難於一日之覲。則彼此相待而事無所爲。大寃若是。

者五經之選。其爲時不已。曠乎於是。孟樸慨然曰。文教之不通。則朋友之踈。爲之累也。今欲聚諸國之遠。開文諭志。正其法式。訖於成事。伐木醜酒。不敢忘也。然而猶有慮焉。徵文之言。其及貴廣而經義常不能應。則爲之者少也。一經之文。有所偏請而不獲。協之五經。効益濶。如則致之者無其道也。夫亦度道里。勤介。紹明其所望之。有加。而示以竟業之不遠。庶乎有遂也。是故四海之內。凡爲文字之國者。斯人之跡。皆可得而至焉。况乎邦之哲人。列版可數者乎。五經

書其流萬家。有志者以已意衡之。別其長短。科其煩彙。則衆儒之稱。并於一業。况乎文屬筆者。顯辭之發。明於口曉。尤爲近今之凡。非鮮克舉者乎。是以人之有之於四方也。申之以待見之情。告之以宴樂之期。其既也不得其文。不敢以旋。則五經之文。其猶行者之衣裘糗糧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故盡一社而請之。而執不取於單經。信言之以爲不詳。而布之以序。以紬繹其志。其視於事也重。而稽時也疾。則始終其至也夫。

蠶書序

仲展論次今日之文其所爲命名者多出於憂愁困苦牢騷不平之指。同人間惑之以爲文字之有選也。因人之典會而多聲色焉。不可以先自約也。然而予聞之而有感矣。夫房書之行以其文受人之選者。大率皆得志之人也。其名不與乎房書。而選人之文者。大率皆不得志之人。繇他人之文以寓意者也。故爲文與選文有二道焉。列已之所有。白於人。而天下不疑作者之能事也。至於選而其法誦矣。觀人之短長。

爲之屈伸以要所好。縱其劉覽意難率下。及於無如
之何。而其事終不可已。非性之能忍者。未見其有成
也。選旣成矣。而乃覆之本然之道。蓄者頗寡。又多以
布衣而論說當世之貴人。安在意氣之獲遂哉。予嘗
奮筆於斯。徃欲竟致。而自顧蹇落。輒廢而不道。浩歎
之餘。不能執其業以終日。亦何惑於仲展乎。然遇合
之難。古今同慨。而預時以立德行。日有可見。易之所
爲重。致意於潛龍也。故先定身。而後應事。則得失萬
變。無所損益於已。不然。當貧賤而憂。當富貴而喜。常
情之謂。豈志士之所居哉。是以文字之選。雖稱小道。
而存其浩然。取舍不苟。亦不得志者之所以自明也。
則仲展之名。齏書詎徒然也夫。

張曰天如
序言每備
數休如此
文已恭傳
此矣

焚言序

德生與子常居葢相望也。故朋友而稱比里之洽。莫若二子矣。又世在唐墅。不獨出入城郭。時時與偕。凡所謂水樹場屋。其先大父游處。皆能言之。且子常差長。德生以伯兄事焉。坐必前坐。食必前食。語言之間。有規無諷。雖二子之質。亦其少長然也。夫良朋之懷。越在萬里。朝夕氣齊。而量道里之遠近。與宴會之疏數。不能不慨然以悲。今二子負同聲之雅。而耦俱極歡。無間宗舊。不亦天下之至愉乎。且稱文考德言。

有差池。辨而一致。其塗彌難。喻之合族。兄弟之中。又有羣從之別矣。欲知是之同方。而忘其予汝。尤物倫之絕者也。是以德生命才雋上。軼氣難制。爲文之指。巧變萬端。而逸益耽。先士之雅訓。求古之至當者。以自處。與子常麟士相和。而發安吉之音。行之克其。亦與衷焉。予於是益知德生之志深遠矣。夫設規矩而期學者之至。士之謹厚者趨焉。而獨不可以量多。才之士何則。才之勝者。其力有以蓋於規矩之前也。至於有才不以用。具獨騫之姿。而惟本中和爲考詠。則望聖人之門。抗然以行矣。蓋虞山之稱文學。自古已然。學士之邑居者。多能談先王論禮樂。彬彬之風。可述而志。獨唐墅去城三十餘里。山水之好。與詩書之傳。俱無聞焉。而近皆篤義慕學。蒸蒸以起。繇楊氏許氏始也。楊則子常許則今之德生子洽也。

周曰他人
之爲文
而已天如
之爲文無
非情也情
彌長則文
彌曲矣

王慎五稿序

予之交慎五也。蓋由介生。介生之言曰：慎五，古之學
道人也。爲文靜重深至，不尚苟同。君烈死，慎五以詩
哭之，未一覲面。若存故交，所以載感也。予是時雖不
識慎五，然繇是無一日敢忘慎五也。及白下之會，受
先謂予曰：慎五之賢也信矣。其人潔誠而不更其文，
簡約而造遠。今之人未可望焉。予徵其言，繇是益懷
介生之知人也。蓋其時當丁卯之試，江右陳士業在
白下受先之晤，士業也。先予一日適慎五，過問士業。

故受先之晤慎五也。亦先予一日。然予之晤慎五。後受先一日。要之慎五之往來於余。心則已久矣。其後慎五從曾大雲先生之浙。復從先生繇浙而之南。予與受先之得失。又曷可勝道哉。且將試之時。二三兄弟。有甚傷者。道吉崑銅眉生。咸留白下。以小試間隔鬱鬱東歸。其憂愁不得志之感。與慎五多有同者。嗚。夫離合聚散。事在一時。久而思之。各有至性。迺。故有失意而重友生之嗟。亦有身已貴矣。顧瞻良朋。不及晨夕。而有懷猥紆。同於具爾之戚。此兩者之爲。

心。非行路所可知也。若予與受先之於道吉崑銅眉生。慎五諸兄弟。則庶幾矣。予於去冬。以取友鄭重之義。告之道吉。道吉爲送一指。其言之鄭重。有過於予。天下大矣。而僅有幾人。其爲此幾人者。讀書力行。求於無負。聖人不亦難乎。今慎五與眉生同舍於崑銅。而崑銅與之道。往論今情。踰親串。則吾黨取友之樂。豈可誣哉。宜乎慎五之再以文示。而予復之以道。德。謂其文字之原在是也。

張曰卽此
可悟作詩
之理序者
欲着一袂
勝不得下
一俗筆不
得

王載微詩稿序

言詩而勤以今文加之。遠矣。必於人之性情觀焉。然
後其詩可志也。是以作詩者廣不取外。約不儉物。因
其意近而包有其事。要於稱已而足。則已矣。而序人
之詩者亦繇之。平好惡。明禮義。選於一指。而引其萬
思。理不繫於周訪。而託命多及。識其善節。則大雅之
樂。所以相與而誦言。不廢故。不知其人者。不能讀其
人之詩。不知其人之性情者。卽讀其人之詩。而不敢
爲之序。若吾載翁固士之儼然者也。又爲予八兄之

外父習與之游。而得其所爲。姚遠之寄。夫約跡之於
今。則無處矣。惡城屋而樂林野。築居領勝。髣髴隱者
而聚書萬裘。遐涉成適。自謂天下之坵富。莫有得而
至之者焉。是以處盛無克然之容。在貧無削然之色。
放於天和。而常趣俱釋。二子始剪髮。卽名能文。進於
琴瑟之側。命之居。而示之以禮揖遜文圃。慈孝純備。
若斯者。雖欲不形之謠咏。不可得已。夫簡弓之渥精。
君子之陽陽。古之人亦嘗盛出其情。明其笑。敖以自
肆於時。而思其隱憂。且有不能言者。此亦外爲豫。而
內多所爲。以累於已者也。今載翁生當國家之無事。
旣無往者之悲。而發舒曠絕。適全其好篇中之辭。又
安所存其悄悄者乎。予所以反復其詩。而信性情之
虛也。或多言之。或少言之。而無不在也。

陳威如稿序

取友於千里以外。其能信之乎。則信與不信。未可知也。信與不信。既未可知。則曷爲乎取之。然而可信者。則已信矣。不可信者。則已不信矣。始如是其爲言也。及其終也。有不可得而變者焉。是故善乎取友者。朋友之間。一以兄弟之文。被之。其不善取友者。卽兄弟之間。不能以朋友之文。被之。且朋友之正者。常樂乎人之有。其兄弟朋友之不正者。常不樂乎人之有。其兄弟所以取友者。貴正也。予始交子木。卽知子木之

周曰固知
古今之詩
當與伐木
則讀

兄與弟賢威如其最少者也才本盛富而氣得清剛
立談之際志意盡出不復有留則天下誠然之徒矣
夫以無敵之才而處以誠然之道行於千里以外無
不信也何有於堂室之間乎予嘗欲紀吾黨人倫之
樂若簡臣介生之於我容我成彥林之於仲芳實君
之於君佩文初之於瑞初豫瞻之於雍瞻勒卣之於
展臣咸以一母之出脩君子之行和氣兆祥孝德日
起此蓋古人所嘆以爲難而吾黨交友之盛瞻察於
百里之間有其數姓推於天下蓋可知已則子木威
如諸兄弟之倡應相得其外至者又孰有得而間之
者乎是以彥林序威如之文於其兄弟之間累致辭
而不厭以明得之者不易而有之者足樂彥林之志
猶之予志也及獲其多篇之美而有終歲之適威如
之所以移人情者又豈更端而盡乎

周曰古人
贈別之言
從無此深
運

曹忍生稿序

大士懷遠大而不遇亦將安之乎銳名而用寡邪表
之言無以爲也則或者其杜門瑾戶不與物關涉以
自循環於舊說有及情焉有過情焉然而又慮夫日
之永也不得已而棄鄉土涉遠園觀乎天下之大發
其猷念亦盛志之所寓也如曹子忍生者耽味皇墳
而倚撫百氏其於文章之道深矣長矣往日與之友
者多爲高官貴人而曹子猶自詘約宜其感慨酷烈
激而有游子之慕也夫衣褐褐見衣帛帛見士之常

度也。爲辭以安之者曰山水之好貴其恒然者而已。子卽不得於時十畝之官可以聚策書樹琴瑟怡然。秦放而却慮何用遐征者爲而忍生隱焉不能應也。余益以悲其遇壯其思矣。爰稽古昔有游江淮上會稽浮沅湘涉汝泗者豈異人與固今所人人受書號爲司馬太史者也。忍生而有志於斯萬里之遐猶在其寢閨也。奚有於馬瘖僕庸乎余之蹇折所際有同而眷留故邑終難奮發一去徘徊之情得無近於小人乎則將內愧於曹子也。且往者大闢未摧之日忍生怒決髮植欲買車挾書上長安訴之者屢矣而人事間隔不行其願每俯首邑邑不亦可闕其鬱積之意浩然之氣哉則今之出也必以正也當於前事斷之矣夫古人重離別其於朋友執手必申以飲食之禮送以仁義之辭序別之作所以多也余熟忍生之文可以無序而於其行也不容不將之以言蓋亦甚於欽欽矣。

五科易經程墨指畧序

學易其有道乎。吾未之見也。以學之不能。謂無其道。而安之。跡非吾之所許也。是以前儒之謀。每多瑕纇。之論。責於今日。益可知已。雖然。君子之有事於學也。不伐其所能。不辭其所不易。知難而與之處。不驟得其意。則需時焉。故讀易之說。不執一方。無已而因。今人之坦易言者。人之變化。理其陰陽。若有塗畔。易之道。或時見焉。要之非其至也。若吾雲子。以天下之才。辨究事理。六經衆史。區隅盡得。其於易道。可謂詳矣。

而近且察文於程墨之中又不得已而域之五科之內何其隘也夫屈神明之智歷於時人之選陳以常設之言而博其清選之賞五科之文於雲子豈有當乎予以知其勉然也然勉然爲之不言勤苦寄措以送意在曉衆而已夫命才於凡者大文在前不能棄列若負其非常者行於庸散恒有表舉故當諸文之縱橫必得叙然否示懲勸歸一言之是嘉其合意別爲高流若然者汎然之來詩書可見亦何有塗炭之厄乎今五科之所有其爲時也近其爲文也偏名之爲經人無不知及其論辨則以嘿自全一卦之中選題發文號有其富卒也反顧卦義脫然不屬上之所取下之所應非徒無求於易也易之爲各已忘之矣非雲子廣教立訓亦何以拯其徃失策之清明哉故指畧之稱猶言畧之云爾然自雲子畧之其畧也斯可矣繁而與之適以爲蔽備數寡少其道反存天下之學易者豈貴多乎

天下善二集序

集房書之文而進退之。與集同人之文而進退之。其
爲事均也。然而難易辨矣。房書之文。選捨便意。因時
爲託。折衷於天下之通情。而不必其人之接識。間有
所存。指或近諛。而一日之書。讀者諒焉。則以爲無俟
乎望之之備也。若同人之文。恢拓四海。不以常科事
近囂庶。而情多狃狎。苟習其姓名。下忘其文字。則一
時以爲罪。而設辭無所立。故勢必出於廣塗。而人皆
脩譽於有餘。選之者將從質焉。將從文焉。然不然之

間猶未可知也。雖然一科之變，氣有先後。觀所通行，同人之選，若爲房書之接事，要其類文總德，負耜行道者，不必其先之皆富貴也。立言於前，而覽績於後，故房書未行，而其文已達。科目之人，使各不踰於同人，其文不無可惑焉。則以知斯選之總紐風物嗣事之，若是其重也。予往者與彥林介生諸子有同人之選，齊切情志，事有足稱。旣而病其言之蕪也，則橐筆而不敢爲，而終以爲不可廢也。則莫若因殺至之品，告以清明之說，窈窕肆變，言人人殊，而酌於一理安。

其起訖然後爲文之得也。已是故清文之無累，猶之潔士之無欲，無欲者萬行之所出，無累者萬文之所始。今有志聖人而學其辭者，不明乎聖人之意，而惟辭之謀，則必將以春秋之所諱爲學士之美談矣。欲懷往而抗俗，其可得乎。此彥林之再選，所以爲救世之亟也。苟舍此而求其勝，則已甚。下此而趨於弱，則已不及。夫君子於其已甚，無所恕之矣。况其不及乎。又彥林之所懷然也。

周口使人
增論交之
重知文章
之深皆此
篇開之也

劉伯宗稿序

予之務察於應社也。與道吉、伯宗、眉生、崑銅論之。詳矣。寧儉於人之數。而無受其多。寧舒其時。以得其所。以爲人。而無傷於亟。故閱時而其人至焉。又閱時而其人。之文至焉。大約江以南。自予與介生受先。維斗之數人來者。無乎不良也。江以北。自道吉、伯宗、眉生、崑銅之數人來者。無乎不良也。苟其一辭之可。凡數人者。無不與聞焉。以文及實。以實及文。皆以爲可。予也。余來。以之。應社。已焉。是以。若。序。他人。之。文。言。重。

而不流獨序應社諸子之文則氣動辭數思常有餘
蓋亦性情之繫不可類託者也况伯宗之人文尤于
所樂道不忘者歟伯宗事親以孝致志以誠揆其所
履蓋有先見於昔之儒行者焉而爲文之指卽繇之
以出是故伯宗之遐論普覽志窮荒宵天下之書皆
其所宿處也而近且隱其辨博而要之乎大雅夫大
雅之稱作者數讓司馬太史有志於斯而不敢直以
爲然後世讀其書而知其不可復繼欲名其善而不
能包其所取之廣流連大息而始頌言之曰雅然則

雅之爲名豈徒夸者之云乎伯宗於是不可及也已
且伯宗非獨以大雅載之身也而又以教其子子廷
鑾年十三矣沈領羣典奮文嘉英當世之耆生未或
逮也則大雅之學於劉氏蓋將世焉尤應社之所樂
觀也夫伯宗於予爲兄伯宗之子於予爲兄之子應
社之兄弟無取乎譽之於其兄弟之子尤無取乎有
所爲而譽之而終不能以默而已蓋抑其所樂而使
之不言猶之強其所不樂而使之言所謂繫乎性情
者然也

徐朱二子合刻序

郡中之文一變而趨雅者自維斗九一雲子君和諸
子始也故諸子之功郡之人皆得而誦之則念其功
而序其文者亦不可以易也是以君和與雲子次其

平日之文所未及於天下者合而行之而使予筆其
端其意不已重哉然則錯綜而極稱之其言未有止
也略而說焉又懼其不盡也爲之序者則難矣雖然
以不相知之人與文而欲汜濫其稱述雖累言數千
與其入其文無與也若夫習而道之者一言即已常

矣。況其多乎。是故聖賢之名遠大而難予。自士之有爲者。視之未見其不勝也。何則。以其才與志命之也。夫志定於中。而才及於外。奮其英果。則有導心之善。闕其領涉。則有忘形之勞。繇此而將。無不達矣。今觀君和之檢正而神密。雲子之致遐而骨爛。不亦斯人之弘表絕。其儔匹者哉。且卓尤之姿。世時有而物每難近。窺其中。猶有所爲名者存焉。至二子則曠然不少。自留而人亦與之俱忘。所以施之順而應以速。始起以清文。而終歸於鏢行。亦效之所積也。蓋吾郡

之不文者。類多洽容服。好戲謔。而無廉耻之思。見人之美。則深刺忌。以肆其惡。而其豐才廣學者。率以節義自高。忠厚寬易。樂人之善。如不及。好身倡而不華。於口語。凡士大夫皆然。雖繇於至性。殆成一風俗矣。

七錄齋集卷之二

婁東張溥天如著

同盟 周鐘介生 閱

張采受生

序

詩經應社序

應社之始立也。蓋其難哉。成于數人之志。而後漸廣。以天下之意。五年之中。此數人者。度德考行。未嘗急于求世之。知而世多予之。其所以予之者何也。則以

周曰鄭唯
與切無二
溫

其誠也無意于名而有其實不嬰念于富貴貧賤而當其既至皆有以不亂是故先與乎其人後與乎其文爲人之道有一不及于正者則辭之而不敢就既與其人而文或有未至者則必申之以正因其材之所命而樂其有成是以邪僻之意無所形之于文而四方之欲交此數人者嘗觀其文而卽知其人之無僞則定社之大指也然而此數人者未嘗一日忘乎古人也慨時文之盛興慮聖教之將絕則各取所習之經列其大義聚前者之說求其是以訓乎俗苟或

道里之遠難于質析則假之制義通其問難于是專家之書各有其本而匡救近失先著于制義之辨以示易見若此詩義之行則子常麟士爲之端也夫詩道深廣儒者類托人情云無一成之指及反而過徇乎理則高已見而卑古論昔日之事不能明于百世之下而後人益以語言之多成其疎隔又何尤于古道之日乖也哉是故論功于時文著作之大或所不存而因其可曉爲之喻衆則入德之路莫有近焉余雖曠于詩竊聞子常麟士與大士大力之言矣子常

漢曰時文
小過近便
說法知世
之爲水火
者誤也

麟○之○信○曰○詩○之○有○六○義○文○字○之○所○出○也○厥○係○于○列
國○頌○告○于○神○明○而○小○雅○大○雅○燕○饗○獻○納○多○言○君○臣○之
事○學○者○習○之○而○不○能○辨○則○非○所○以○爲○教○也○且○與○不○與
比○亂○比○不○與○賦○亂○作○詩○者○各○有○其○義○概○棄○之○而○務○于
綦○組○之○說○則○君○子○之○所○惡○也○故○說○詩○莫○先○于○辨○體○體
之○不○存○則○聲○變○意○改○極○其○能○事○有○禮○崩○樂○壞○之○憂○矣
而○大○士○大○力○則○曰○論○詩○之○方○不○一○其○數○自○後○觀○前○斷
制○以○意○要○使○一○文○之○出○足○天○下○之○用○拘○墟○之○議○非○所
聞○也○夫○繇○子○常○麟○士○之○言○則○依○法○而○不○遷○人○欲○奮○其

聰○明○而○有○所○不○予○繇○大○士○大○力○之○言○則○弘○人○之○才○放
于○遠○際○以○文○法○牽○之○而○有○所○不○可○然○而○四○子○之○詩○皆
獨○立○于○當○世○爲○士○師○表○及○文○成○相○觀○于○里○達○信○形○聲
密○同○愛○著○心○本○以○是○信○學○之○至○者○縱○橫○其○辭○不○相○傳
會○而○理○已○共○域○禮○經○之○戒○雷○同○大○易○之○言○一○致○良○有
以○也○是○故○誦○詩○之○流○盈○于○邦○國○非○四○子○則○無○所○宗○據
而○豫○章○與○虞○山○遂○有○兄○弟○之○稱○一○家○之○誼○迨○澄○嵐○以
齊○魯○之○古○學○共○立○綱○紀○而○應○社○之○詩○作○者○益○備○書○人
書○地○觀○風○俗○而○知○得○失○蓋○于○諸○家○爲○獨○全○矣○然○則○有

志于考正者。夫亦明立社之始終。以求讀經之大要。庶乎通書西銘。不與小山辭選之屬。比類而記也。

詩經應社再序 代

論詩于齊魯其來最遠。然而亡失久矣。是以漢之言詩四家。今惟毛傳鄭箋通行于世。韓嬰之書僅存外傳。而內傳章句猶時見于文選之注。獨申公魯詩。轅固生齊詩。則無聞焉。且齊魯與韓詩並列。學官說多雜采。而後之論者以魯爲近。則浮丘之傳。殆有聖人之指乎。然唐人既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而石林葉氏又云齊詩猶有見者。甚矣古人之于經。亡而冀其不亡。如是乎。至也。子生于齊魯。而又受詩于家。

張曰雜之
四漢藝文
志何可復
辨

之師則申轅之責予其可辭乎此應社之立所以與
子常麟士共之也夫一經之學人各爲家而其事彌
困則莫若折衷于一以定其所嚮故必同盟之人無
不與聞乎故而後其說可行不得其人則無取乎多
之也既得其人則無取乎靳之也雖然吾黨于今之
人既無所靳矣而復正之以社格嚴之以選例簡其
人矣而又取其文之數而簡之是何說歟則未聞孔
子之刪詩乎古者之詩三千餘篇而可施禮義者惟
三百五篇當夫剛正之時有更十君取一篇者矣又
有更二十餘君取一篇者矣孔子行之而不疑而後
世不聞病之以爲過且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
字一辭之累在所必誦君子務其可信者而已又何
貴于溟滓不可知之爲乎子常麟士得是意以成斯
社而予復進以決辭以正其所慮故人文之數雖約
而已足以盡天下之望則舉其條凡齊魯之學將有
得其真者豈如夏五郭公有疑可闕乎

國表小品序

國表之文天下之所予也。習其讀而知其傳不必其人之與乎社也。接文而有朋舊之遇則其志應之矣。是以文之往來日益浩大。取之不勝其取也。欲樂而存之奢而不可爲。或簡擇其所守則散求而不副。夫固知選之爲言去鄙登善所爲善存乎文也。故二集踵起而小品先之。雖稱繼事亦有開疆啓宇之道焉。吾師魚山先生嘗聚諸子而命之曰文字之說所以觀行小言之集亦斯人所托塗也。今使人張大論事。

必曰每也
必曰
必曰
必曰

示所奇立落落有概而輕忽小節忘其蘊藉類為物
所簡賤之理而不耻其不度則天下亦無所殺其辭
矣獨謂文字之重輕別其題目不以小者為懷殆非
所安也是以諸子受其指以嚴所品類小品之出惠
常石香二子成勞尤著蓋是時先生方簡士江城蒐
擢偉異一時之良莫不具糧糗載蒼雅以奮其高能
而先生正色講義遺過人事分科其間凡被人倫之
譽者次第姓名爛如牙疇二子學之而澄厲有加不
調不回論今之法翁之進古矣夫惠常之弘氣渥理

吐蓄中會石香之精覽隱贖樹體峻遙後之勁士未
敢拾節焉又以靜儉鮮交濶于世之情分故小品之
選益得行其所欲名其所自名而天下之名者已存
用其所自用而天下之用者已具甚矣二子之辨物
與孟樸來之諸子之博事致雖不同所以左右先生
潔風化者其志猶一也予樂觀其成而再為之序
豈其辭之已歟乎夫亦慶吾社之有主而後進之無
窮自此以往圭璋之言日未有止也

○○○○三科文治序

德生與尊光兄弟序次壬戌以來所謂房書文字之最者而行之予讀之而慨然曰觀乎斯際介生之功大矣壬戌以前天下不知有文字也壬戌以後言文字者無人而不能也始而選高明之論繼而稱聖人之說房書既盡而社文踵興于是學者觀所取予以意度之遂有豫章昌陽之號要之兩家之名人自爲定非介生所立也當介生論著之日執已之正以信天下之文是聖者進焉不合乎聖者退焉未嘗以豫

章○昌○陽○之○人○而○私○之○也○卽○豫○章○昌○陽○之○賢○者○與○江○以○南○之○賢○者○有○性○情○之○得○亦○相○與○以○道○而○已○非○有○所○私○于○江○以○南○之○予○奪○是○非○而○意○輕○重○也○其○有○惑○而○思○變○者○以○爲○不○得○乎○上○則○反○而○趨○下○飾○庸○音○以○足○聽○而○抑○豪○傑○之○士○累○之○以○不○然○之○言○嗟○乎○聖○人○之○道○沒○而○欲○明○君○子○出○而○有○其○事○矣○彼○嘒○嘒○者○何○爲○乎○且○從○吾○黨○而○爲○之○者○龔○切○以○正○士○知○尊○古○或○一○時○疾○趨○力○有○不○給○其○失○也○不○無○五○經○章○句○之○可○難○而○久○且○自○治○不○疑○其○過○苟○舍○此○而○爲○巧○便○之○議○則○委○巷○之○童○子○離○乎○市○人○之○乎○鄉○學○畢○月○之○間○振○筆○而○從○之○無○不○當○也○又○安○用○大○冠○而○論○豫○章○與○昌○陽○之○得○失○乎○予○方○悲○壬○戌○以○前○人○皆○夜○行○不○識○聖○賢○禮○義○之○訓○而○不○意○又○有○欲○嗣○其○說○者○抑○何○不○肖○之○未○絕○于○世○也○是○故○戊○丑○之○間○迄○于○今○日○文○字○之○治○亂○不○可○勝○道○介○生○不○言○其○功○而○天○下○歸○之○豈○無○故○歟○此○德○生○諸○君○子○之○所○爲○再○舉○其○義○也○然○而○論○功○罪○于○今○文○其○小○者○也○予○與○介○生○終○不○欲○辨○也○

易文觀通序

經學之不言久矣。學者驟而明其說，則衆士有所不通感之，而不得其端，則羣與聚而議爲迂濶。若是則今之人所受師而名讀者，何者之書也。且習一經而舍其四經，忘遠圖而守近意，亦云已矣。卽一經之說而多有未舉，將若之何。予嘗惻然于斯，求其變之所始，聖賢之路絕而不通，皆繇時文之道壅之也。樂于爲時者，禁其聰明之于便近，畢其生平之能以應存司經文之教，不顯于世，則相與苟爲利而已上之人。

張曰切論
深于痛哭

不。欲。以。此。擇。士。而。下。亦。安。于。固。然。不。慮。上。之。求。責。復。
脩。其。備。蓋。俗。學。之。成。若。有。受。授。其。本。未。然。也。及。有。悲。
正。學。之。失。起。而。汲。汲。于。斯。文。之。究。復。者。盡。其。忠。厚。弘。
獎。人。羣。以。期。反。正。而。遂。嬰。世。忌。煩。其。話。言。然。則。聖。賢。
傳。往。之。書。終。陵。夷。廢。蔑。不。更。出。歟。雖。然。前。聖。之。學。不。
因。後。人。以。召。譏。君。子。之。志。不。隨。衆。疑。而。見。抑。六。經。之。
法。君。臣。父。子。之。大。行。也。今。有。怨。天。地。之。不。明。棄。中。國。
而。之。夷。狄。者。卽。其。所。之。之。地。不。出。天。地。之。間。則。凡。懷。
汙。末。之。見。欲。行。其。反。復。變。亂。以。稱。已。能。者。思。之。亦。可。

周曰何等
關係

以。止。矣。適。吾。友。賡。虞。有。易。文。之。選。爲。予。言。之。而。予。益。
有。感。于。天。下。眩。瞖。之。流。閉。于。一。經。而。不。知。所。向。于。是。
出。一。辭。以。發。其。凡。使。當。今。之。世。多。篤。誠。好。學。如。賡。虞。
者。後。生。往。而。規。矩。焉。亦。何。患。古。道。之。不。復。乎。

○○○○房稿霜蠶序

員嶠之山有冰蠶焉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而織錦
入于水火不濡不燎其事記于王嘉而文昭取以名
已之所選何歟夫正書之傳其稱指大約貴平易尚
簡質不煩命乎異物若拾遺之文則志怪者也辭多
巍眇雋譎其所列名物事理或信與否儒者不能意
定又安所質而舉之然考其文有謂唐堯之世海人
獻以爲繡黻者文昭之所取蓋繇來也以爲聖人之
作賢士競進獻其美篇施而用之有古象焉因以登

曰儒者
引一
即爲博
於必受
下正者

于王公服于士庶極其五采之觀亦朝廷之盛事也
雖然一物之喻達于國家而士君子覽古以自寄博
觀而道存志之所起有其甚深抑亦懷于隴畝之間
通其詩書之意感而興焉可乎夫一室之內隱而不
聞托言于以游以遨而貧約不能以自容斯人之遇
猶之乎霜雪也然立節不回而文采自見上之人有
大車以求之者遂得志而爲其所欲光顯其身而利
澤及于天下則霜雪之成人也大矣又安可徒有文
錦之好而忘其艱難之守哉若是而選者之所取于
斯廣焉可也不然稽諸爾雅所載桑繭與樛棘纈蕭
之屬蠖之爲族亦已衆矣曷重乎斯稱而多文辭焉

○○○○房稿香却敵序

吾友徐亦于禾之異人也。少爲諸生。卽不樂家人之業。去之深山。事浮屠者七年。講于老子之說者三年。凡陰陽星氣之書。無不習也。相者之言。與論命之術。逮夫堪輿醫筮雜家之學。無不通也。又性靜遠而能忍。入山之時。盡其一日之食。不過勺粥。復斷酒不近。止念慮。存精神。若恍然于所謂太上之理者。嗟乎。蓋難言之矣。然而亦于弗以足也。以爲儒者之道。始于父子。正于君臣。吾未能得君而事焉。猶之乎不學也。

夫惟既得其君而事之明其生平之欲爲然後功遂
名立休乎無營徜徉空山之間物機息而天復庶乎
其可安也若然則亦于之不能遽釋于今之文有以
也謀國之大不容小已而求其事君之始莫不繇制
義爲徑遂雖士之輕萬物薄千乘者欲因時以自達
循其所守能亢而不俯乎是以亦于瑩心遐照徧察
今文入意者寡而終行尺度之中領雄分之絕若曰
士之見其上與其同爲士者必有贊也吾得是而執
以往焉則亦可矣夫寄情于太上博涉賸稽精物隱
以極悟而念猶不忘乎君臣亦于之正也樂其空曠
之情玄眇之思而復斷之以致主以贊其志朋友之
義也若然則予之敘亦于之選亦有以也

○○○○房稿文始經序

世之所謂選文者吾憂之非憂其說之長也以其無
一辭之有而盛矜已之色已不自憂而吾代之憂也
然○而○其○人○皆○一○時○之○不○足○道○者○也○則○吾○之○憂○亦○可○以
絕○矣○夫○惟○有○豪○傑○之○流○喜○學○問○善○談○說○藉○人○之○力○以
有○其○名○而○遽○然○僻○行○而○不○反○則○君○子○於○斯○不○得○不○示
以○忠○恕○而○加○以○慘○但○是○蓋○以○憂○悟○之○也○吾○友○貞○符○傷
焉○因○乎○房○書○以○寄○其○隆○指○殆○將○重○發○其○不○平○以○左○右
介○生○之○選○也○夫○介○生○之○功○之○在○天○下○亦○已○深○矣○貞○符

張曰徘徊
已甚

之從介生游。亦有年矣。淮右之風。素龐樸少文學。不樂乎鴻雅之訓。獨貞符與凝玄。處漣水之一隅。不遠千里。走事介生。備聞君子之義。歸而治經法。廣教化。公已之所有于鄉邑。故今淮之士。盡軌于儒雅。更節好行。翕然以詩書絃誦相得。皆二子爲之也。勤進不已。而宣意于所選。以明其訓士之正。貞符之志。于是乎益弘矣。予蓋嘗考唐之世。漣有人焉。事母孝謹。淹究經術。性褻特不近貴勢。侍御王先生是也。貞符豈其後歟。抑有慕焉。而典起者歟。夫旣慕其爲人。必將有偉行顯問。昭于四方。豈徒文字之謂歟。則貞符欲出而憂天下之憂。又自今始也。

錢元玉王開度合刻序

元玉開度時過予言已之不得志于當世意念深抑
若有憂者然而其志廣矣學在于有爲而言惡其不
及施之于文廓然大筆眇邈之思有不可得而畢書
者焉。迨予徵其少長問其游處則二子之同方所來
已久。屋室之接不必其近而聲問聚答常若東西之
家。予益以感其論交者之非簡也。何則朋友之際繫
于五常故重身而毋邇于辱慎交而無邇于禍非必
末事之謹也。卽賓請賜見主請就家之始其所爲致

志已無不至焉。後之人忽其說而輕務于相者。則至
意不副。而煩其怨爭。毋論以禮相諭。其法不存。而託
言之啓尤。飲食之召刺。徃徃以同里之人。而不當于
傳言之列。則視古者冬雉夏胸之文。亦徒然而已。安
望其行之克成乎。今二子惡斯道之闕墮。而慨然有
革薄之慮。出入以情。而久常不渝。援議經籍。著其見
明。則一聲之合。無乎不諧。然後知罕見之曰。聞名亟
見之曰。朝夕世之言。鄉邦之識者多矣。未或過于。是
也。取友既良。而此文歸。則復世典之傳人。豈復節義

于况謂乎。夫昔者兩士之相見。必有一士介焉。以爲
託言之人。二子之交。其言固無後託之乎。予而予不
能無言者。蓋以明如是之爲友也。卽如是之爲文也。

賀魯縫稿序

丁卯之冬，予遇魯縫于江上。是時維十同焉，立談之際，以誠相聞，意不復有彼此。始信朋友之道，繫于人倫。抑詩所謂既見君子，其情猶是也。其後魯縫讀書于武丘，予每入郡，卽與宴笑暢論，共發見聞，念在古處有餘于辭，故一日之對，常有兼旬之樂，不自意其深也。今魯縫理其春夏之業，命之梓人，而屬予以簡端之言。予于是益有感矣。士處一室之內，悲豫盈緒，苟懷其疎遠之契，不可得至，則將取其文而讀之。

其寄託而求所歸趣。繇是著念往之辭。或爲切今之
詠。無非周旋彼作一示情賞。故羨言之貢。恒及于萬
里之外。况朝夕諷玩。尤難脫忘者乎。予猶記魯縉之
論文也。惡雜而取要。好信而棄僞。刪其繁手。足以雅
聽。祗席之上。時人之說不登焉。故其見于已之文也。
亦無不然。虛華黜遺。齊于敦雅。極其才變。古書老生。
不能逮智。而本指所趨。聖者之設。自其規矩。則魯縉
之言。可謂不欺矣。夫不欺于已。而已有其誠。不欺于
人。而人服其當。繇其質。爲議物之本。今之文
篇大章。其四方之權衡乎。則予爲之長言。猶有不足
者焉。豈獨瞻其一家。同于遙答也。

張曰每懷
雲子讀禮
之憂起焉
如禱讀此
又下數行
矣

許伯贊稿序

雲子別予而之洞庭也。予泣而送之曰：嗟乎雲子。棘人之哀。今又將爲羈旅乎。雖然。主吾子者。伯贊世之所謂方聞也。與方聞之士。處朝夕。諷道。吾知其必有合也。子其可以行矣。蓋是時雲子既當在憂。神體累削。爲其兄弟之戚者。大都有幽楚之氣。少歡樂之辭。余勉爲言。以壯其行。顧中心如禱。則甚于漣洏矣。及雲子歸。道其與伯贊相友之善。卒如予言。予爲喜者。竟日。視其筐篋。伯贊之文在焉。予發而讀之。優雅深

厚秩然經籍之篇。所喜又有過者。於是信爲文之指。與取友之道。其意無乎不通也。朋友之好。原其始合。皆在散遠。及乎不介。則千里之情。同于一室。是以賢邪既辨。義不共科。卽有志于濶大者。不能更爲并容。之說亂其可否。而正人之與俱。終身之性好氣尚。皆依以不易辭。是文字之倫亦介。然有君子小人之別。援此入彼情。所不答。姑與之推移。而意常不至斯亦。國風之正變。人地時物各自爲區者也。今觀伯贊之文行篤固。齊于先民。而雲子以大賢之材。日與相漸。則兩人之所成。不已大乎。然雲子又爲予言著作之要。無取乎雜書碎義。將棄其昔之所爲。而求乎前代之闕。凡一書之成。足文采齊道德。有非時之所得而議者焉。則伯贊與之一志。以推高其事。又豈有極哉。

周曰當觀
其一篇整
散往歇情
深于文

易會序

易會之選始于丙寅之秋迄今日而始見成事其爲
時不已過哉且選文之說其初之欲予從事于此者
將合乎乙丑之文今又舍所謂乙丑者而從事乎戊
辰之文三年之內所謂廢興者屢矣一書之成而多
其新故之感又何言哉雖然天下之事一人爲之數
人從而和之非此數人也則一人之事亦無所成予
之方汲汲于斯選也望天下而營四海若是乎其有
求也求之而不得則有疑焉意者請之之有未至歟

或遠方之物。不可以卽致歟。不然則代爲之請者。無其人。彼我之意。猶有未達歟。迨遲之。而夢鶴乎。仲其曩之所有。歸焉。然後弘士之業。貴人之篇。得以備。予于是取而高下之。賢者之說。無乎不遇也。以是信文字之美。在于天下。求之不可勝求也。而予且曠時而不得。則求之者。非其道也。求之不得。其道而遂以疑。天下之言。易者無所爲美好。于其間。是則予之過也。及受先之臨汝。而大士文止。盡其存者。以相與不踰月。而道吉眉生。伯宗倣子。各以其方之文。至予。乃同雲子石香。訖其事。而斷然行之。何則。學易之家。不一其處。而難乎其人。有其人。然後有其文。無其人。則所謂有其文者。猶之乎無而已。是故其人。是也得一。而可况其多乎。其文是也。一辭。而可况其多乎。斷然行之。而無疑。盖于幾彖之旨。或庶幾焉。雖然。不明其書。而輕議其文。聖人之所絕。不得其制作之原。而務多篇之爲貴。亦其書之所不許。易家之有選也。豈其盡人而有之乎。若是。則予之俟之三年。遑遑然而不敢卽出。亦有繇也。

曰天下
一文而
六爲年如
日月者此
之謂乎

程墨表經序

十五國之風會介生論之備矣本地俗而懷仁義念
物情而傷流失因立文之意以求天下之賢是其正
也亦何損益之有然而仁聖聿起人人欲明其駿
適吾黨尤殷勤焉不可以一而止也逞者奸徒繁蒼
正士屈抑著焯爍之言者卽慮有幽疑之獄是以文
人匿采而不宣寧爲龔瞽勿爲聰明今則其志出矣
夫際因于所善語當于所可雖賤若埜虞亦生流唱
之美發誠心之歡况深衣方領其科應于五文號曰

君子者也。蓋君乎之典正經之立也。觀乎往矩治則聖經先辨亂則聖經先隱。周秦漢魏之事可得而知。已孔子折衷羣聖。身立人極。領乎玄王素主。而後世誦說之士。累贊怡懌。名爲周之文人。繇知文人之稱。尊貴重大。不得輕也。夫不苟其名。則當全其義。籠總而命之。不獨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篇家可問也。入國知教六者俱見之矣。卽以時文質求服者。服此者也。序者序此者也。身服其事。而口序其文。非此則下矣。散矣。君前不臣。名父前不子。名皆謂非禮。祖作經之人。而隱本家之書。是君父之前。可不名。臣子也。且六經之懿。亦何者不得哉。楊厲有可信之辭。體禮有不惑之効。鴻筆之臣。未有眇望荒流。而忘始基者也。故予于觀讀之際。簡策糾煩。青黃糲紛。苟接五經之一句一字。肅然如見先生焉。歡然如遇已之宗人焉。不自知其意徙也。若夫全列經意者。其文益清矣。關穿全理。而它物不亂。達于世之才。色修聲。而初分自足。其賢妙。豈四人之儔。二人之匹哉。行於天下。而人存與存。不以竹帛爲年紀者也。是以愛先厲行範文。

區其淑郅毋論盧首之與秀髮必繩以經術每義形
顏色予少迂之而介生維斗數子竊歎爲言者無事
牽者足戒也所悲者四海之內不乏深才美智而好
甘異言雖賢於博奕離道遠矣然而亦徑也夫好奇
則必知古知古則必知經知經則必知所以爲人至
于知所爲人而文已畢精矣故駁而不純之文予所
甚惡也才而不德之士亦予所甚惡也而終反覆不
能舍以爲文苟能駁焉士苟有才焉使其日增月改
漸與正適必有悔悟之心生以求揖讓於孔子之門
也况會當隆平不羞庸庸之實而逐調調之聲既非
上詰所以自勉兼失人臣報國之意罰莫重焉此予
一編之尤慎也夫

張曰大聲
言之又慎
心出之君
子之文也

房稿表經序

經之爲重于天下不待今日而明之也。然而所以爲
輕重者則有時焉。夫重而不輕者經之質也。經而至
于時輕時重非承學者所敢言也。自後世之人爲之
也。若是則予之振振言經雖出于無如之何。蓋亦將
戒懼焉。是故盛氣而排人。與夫率意不通。而務盈其
貌以表勝。不習于經者有之矣。習于經者無之也。凡
此皆尊聖賢。禁左道。已學而與人共爲之指也。蘇今
觀之。數年之間。廢典可得而論。已當夫時文一趨士

人之志日以荒下。諸子之說耳目不近未知天下之
有其書作書之有其人。况乎五經之極深也。自介生
于酉戌之文倡用其說。而四方始改形易慮。樂于道
古。然倡者之意。反且復之。主于接識人倫。正以聖人
之事。而先使之。就將高明易于遵道。遵路。顧無若其
知之者寡也。沒美而爲之得失之際。或有甚焉。要之
古學則已立矣。歷乎子丑百家競興。予與受先閉一
室之內。靜自祛練。以爲德言之途。久變極反。繼此而
王者。其惟六經乎。是以志獲同方。去介生之居五百
里。而動靜語言。若與之應。于是介生一發憤正業。聚一
代之文。而嚴爲次第。號之經翼。乃兩易寒暑。視所裒
輯。率多大家舊文。覽乎近日。卽深微辭之傷。若是乎
事之難成。汲汲乎來者也。今則經文忽彰。而聖人作
焉。治氣之感。證効不惑。顧念向時之言。有其預者。未
嘗不相對以怡也。然而人之爲言。命意在彼。則盡于
彼。命意在此。則盡于此。以今日而言。經所謂在此者。
也。言經而底于爲人。所謂盡此者也。試以經質之于
人。觀乎字形。不離三才。則知其無邪矣。觀其擬言。不

踰五倫則知其近人矣。故予嘗謂使今日有武健之子，日取五經，摹而書之，左右周接，無非鉅人之名，大雅之字，趨而之善也。疾焉矧相漸于意，尤有神明者哉。然則爲之若是其易，而人與文俱難之何也？蓋其始病于作法之異，而其既危于疑人之甚，則言有不能入者焉。抑知善無不可爲，經無不可學，卽人之好名者而實其所用，慕君子而從之初，而事其話言久之，而其行是焉。又久之，而性情無非是焉。若夫學者之通經，繇竒以反平，因辭以達本，其道亦猶是也。夫天下方慮道之深玄，不可遂卽，而一開其途，經術之率循，曉然若從善之易，雖在童子，無不知其可爲也。是以余勤渠于篇章，而美愛之言，字句不齊，且欲以是精知天下之正人，讜士耳。亦何嘗故意而博之一法而圍之哉。

○ ○ ○ ○ 卯辰程墨表經序

旅曰寂寂
言耳他

八累措青
曰正不能

及
同曰文亦

以諸經之
例

次程墨者必兼春秋兩試之文而與之所以足其事也故人所見聞者及焉所不見聞者及焉或失于前而備于後或逸于他本而此存之皆成事之道也如余于丁卯之墨緒論見矣今復申說焉蓋錯綜而列之亦有不可廢者在其塗也然則因乎其時而形之于選因乎其選而有爲之辭其說亦可得而變與夫君子之自治也嚴而責人以約居已于不能而人無不爲其可爲故引而之教也方員左右有數端焉若

其不變者一端而已。且人之難余者，各執其數端，以相望而欲余遷其一以應之，則幾乎窮矣。雖然，寬以俟之，人之言已靜也。觀乎所以爲律而身正焉。吾之立者，可以不屈也。則以今清明之日而論，其一時進身之士，雖功在筆說，非義之無私者哉。若是而程墨之爲選隱之者，罪也。濫之者亦罪也。天子及乎庶民，不同位而摠名之人，六藝之治不一法而摠名之經文，可非經則人可非人。與余之正告者，猶之乎初而已。

行卷大小山序

張曰實有
而文之受
辭不嫌
豈舉同
于簡言之
亦言哉

文字之有選，豈得已哉。觀乎洪濶惻隱之意，勤焉顧慮人之多言，不可以直將自止也。而又迫于昧行之衆，聞非道不知其過，見其下者而以爲賢，苟聽之而不與之正，則終于荒矣。不顯不明而庸人之志安彌縫于物，而聖人君子善人正人之四選廢，亦誰之郵也是以修業之士盛怨而不避無名而爲之，蓋知罪之本末，不言之有甚于言也。卽如今衡文之家，林林乎夫人而命之矣。寓好惡于他人之作，而號曰已書。

使天下訓焉行焉非其度其身可議也非其律其聲
可放也若然則師繁諸胡爲乎古人之一尼父也昔
之矜周孔者擾擾于胷中而今乃達話達言之不息
忿詢形矣急爭之而人弗屬其有昔之讀其書者論
是與否卽不合而猶有見焉而今且無所觀而自言
無所遇于古之人而謂已成孰其何者本也則予之
惕然于斯選也將胥匡之亦云救也夫著作之難前
人序之矣聚其血氣而發其愁苦以爲謀而逮者勞
損日見失乎黃老養生之言而志士不畏勦力于衰

重○甚○言○其○可○悲○也○蓋○盡○人○之○百○年○爲○日○不○過○三○萬○而
欲○周○浹○事○物○歷○天○下○之○書○別○名○義○分○節○數○積○必○使○其
用○問○必○知○其○出○亦○已○難○矣○獨○制○義○之○爲○說○則○有○減○也
科○不○外○于○四○子○之○書○與○一○經○之○學○櫛○比○而○達○之○十○年
則○大○成○矣○三○年○則○可○小○成○矣○若○麤○言○其○通○因○步○驟○之
正○而○無○紆○路○之○傷○觸○于○恒○辨○以○自○起○意○日○與○月○亦○得
至○焉○而○又○整○約○于○聖○賢○所○刺○論○非○復○景○外○之○說○荒○宴
之○事○則○情○氣○不○蕩○知○重○廉○耻○益○爲○漱○浣○潔○清○之○務○節
身○之○便○無○前○于○此○夫○外○無○鑽○礪○之○勞○而○內○有○長○厚○之

益咨諫不盡假于人而施之有旦夕之効宜人人樂之矣而服習者少則自安之念重也蓋天下事勉于難則人強其難安于易則人日以易數月之功損爲一月必棄其數月者矣百篇之要損爲一篇必棄其百篇者矣不樂山之高而從水之下順逆之勢也况積精既殊而程驗相濶亦何以諷乎故安而不進者下士之爲也已安之矣而畏人之議已卽有道者未之有辭而疑怨以形不好反而尚其口此緝緝翩翩之徒又甚于下士也予與介生受先維斗諸子相勵

增補舉要錄序

淡曰憂時
樹俗之意
出之簡約
其言轉深

二三場之不得其說也皆繇于人之易視之其易視之者非以爲不足學也以爲學之而不及于用則相與棄之也已棄之日久而其說彌下一旦欲出而責其所能則勉以可應者爲言而稽于所不信于是守其鈔撮之文而沒其論議之實君子常傷其身之已榮而言之無體則智識淺寡同于堙曖安在有達人之名乎予與介生諸子思所以救之則將因人之讀而廣爲之數然約之歸指則已疎矣論策四六之文

應乎大科而難其稱說若欲挈綱整目言之有條則
今古之業畢其經營假之數歲身度口籌猶有未至
苟給對而已則短言瑣記足以赴便逮其時而謀之
不周十日之功皆曰可矣高而爲之其事已僭末學
懼焉且學者之緩急必繇于居上之好惡今之主文
者溺近而忘遠盡其涉筆之情及于經義卽已爲勞
若無庸焉矧其他乎是以科目之出人名傑然而末
場之作忽而不道此予所私用憤邑竊議爲當今制
舉之格宜損其兩試并之一日蓋深悲其無用而費
時上無所取之而下不必其見答也夫覽衆人之志
則安常而不言察當事之令則曠績而不究然則閱
閱以存其謂之何或者就所流閱發其尤異科不必
其多人而得其一卽可以爲訓則孔子之書姬氏之
籍不至壅絕于王道也繇是踵舊文而增之益之庶
有當焉然而本學不明以末事爲功者極天下之智
亦及末而止則予之選猶其末者而已

其始
不顧
致自
命古
人不
淺

黎左巖稿序

江右之爲教其功已見于天下矣故凡士之習其文者莫不潔誠好學務于古人之途自明貴重而功名之徒猶病之以爲無庸曰此之業終其身于士而已矣非士而欲仕者之所理也若然則正人之辨詘焉憂憂乎其難勝之矣而要不可以窮也夫道德之士不樂言功名功名之士不樂言道德命于所性弗能強也故趨乎功名者且與略道德之論而以功名之說正焉庶乎其猶有止也則左巖今日之遇可舉而

告之矣。左嚴持已端雅，趨翔不苟。其于正經之本，殆身安焉。不徒在其誦命辭說也。然率以爲制舉之文，則高矣深矣。非獨下者弗習也。卽時所榮競，號爲子家一流之業。左嚴皆遠而不與。宜無所當于得志之人矣。而識者尊之，進于非常之等。此其道何出哉。且數年以來，論元者忽神理而尚膚澤。獨左嚴以經術居前。而受先樸學名，亦相與兄弟。金元甫先生咸歎爲未有之才。衆難庶幾位之第一者數矣。而卒失于一間。雖時會之不偶，要所謂元家之實。二子未嘗或考古愧如前者之難。一言一行，未嘗敢有佚易之色。鳴豫之辭而不察者，或爲鋒距，則益嘆已之不德矣。責已恕而責人，詳道之大禁。捲髮之時，固已兢兢矣。而要不能無所托以明德之可爲。玼之當去，其殆狂夫也哉。使從此晏如，士各敬業，永繹于先王之紀，則余可以無選矣。

周仲馭稿序

千里之外。一庭之內。若以人之氣類言之。寧復有遠
近乎。是以知者不必其親。親者不必其知。已。古之人
重兄弟之義。而當之卽難乎其辭。亦慮夫自然者之
不可以勉也。則今者望江之南。而稱人兄弟。舍仲馭
與簡臣介生。其誰歸哉。夫三子年相次第。而其名同
在四海。推諸言動之本致。好惡之太常。真與之副。非
若世之沃澤以求其聲也。然而三年之間。窮達異焉。
仲馭將出而行其道。而簡臣介生。至於傷棘人悲菽。

齊京不巳。謂之何哉。乃仲馭之所以視之者。則上
至矣。周旋大故。而極情不及。脊令之章。學者誦焉。且
榮樂美路。世所疾趨。而三子之性情。取舍獨異。故立
於家庭之間。獨行其不阿之志。尤俗軌之難邁者也。
然則與之遊者。悅其仁義而忘其得失。未嘗見灼灼
之可矜。焦萃之足棄。所固然矣。予與維斗茲者之來
介生執祛。而語曰。子之行毋忘仲馭。及入燕而簡臣
之隲至。所以鄭重仲馭者。未有殊焉。予於是益感兄
弟之稱。若此者可謂不虛也。夫君子而齊有行。其學
州左嚴正其鄉人之已行其道者也。聖明在上。容
容必不盡福。書此相勉。凡我兄弟。可無援琴而鼓蕩
之什矣。

○○○史緒序

五年前見社兄子常麟士畫題千餘各疏所得托象

在時賢之作而采第惟古凡典章事數人物體號之

崇替得失詳究奇焉裂帛殘竹必加抽檢有覽及萬

篇裁一二合則相對珍玩紙糜墨渝歸于篋笥勤護

不給極其情至亦可謂過國風之好色也又義求準

當字輒毛舉申明曠之力排較于斯祇以聖飾垢弊

章其光實故或一義獲存而剝无完處撰者文僅滿

幅而註訓翻評敷切數千言方漢唐治經專家富倍

四言古史
全切隱厚
合必身爲
之始詳知
依曰此種
百天知書
作要其論
辨自不可
廢

百常余未嘗不偉其說而心迂之。及與質所立旨。則確乎最襄矣。意謂今山古山。今月古月。賊者異形。移之詩書六藝。益甚遷徙。如上世有紀譙羅之流。好奇輕信。歐陽蘇氏諸子。槩以可疑者爲妄。盤盂高文。要歸。陀侈且解經之難。徵事苦于論理。彼稱說天命者。有甚深之名。然使人率初而造。恒得到語。若夫證已去之昔人。明夙成之古制。象似敞顯而隱。互委積非。弘通瓌瑋。沉靜淵識之士。莫與爲定。康成景純。代推傳人。猶大則不辨尊宗。小則脫遺筭字。其他有不自

絕開庭者乎。然則子常麟士。旣渺思百家。惶齷漂詭。以輔掖四字。盡學方山。錫玄之書。刪紕補闕。自成著作。今天下攬其洞涉。樹領扶服。擅有隆譽。顧程量帖括。停章妥句。切切經生之言。何與嗟乎。此兩人先民之懷。正史所繇起也。夫人士凌遽。祇貴才尚。才勝而不學。則應接寡具。或學焉。不知其要是。其一得。個倡紛。選以勇見劣。皆非能史之徒也。所謂史文者。位必居理。語必就職。發揚鉅典。當學表領。條陳衆宜。要顯毛目。資寔則排當。貴核布虛。則頭訖欲清。代前人之

口輔戒自開議。從本文之溝塍。惡建新體。固弗可以
鋪茶夸盛。燾昇稱峻也。是故雖有鴻藻景鑠之姿。煙
涵雨散之辭。設東史家律例。跌倚多礙。亦幾于洪水
之在坎剛。蟲之有韞矣。蓋不讀賈子。不知武王輕劍
擊紂之妄。不繙劉昫所書呂梁碑文。不知堯舜同姓
嫁娶之誤。卽其一端。史文之匡救古聖。績可累舉。而
造作梗槩。又約于大家之矩。始祖功令。亦因炤爛。斯
之爲創。性與法所同盡也。上者文無多言。清通簡明。
前後之疑白焉。次亦比析周瞻。情韻不匱。非時手可

用改續。以博起事。而以雅立功。夫文章之衡闕。請鑠
于雅。卽字窮音斷。皆至文所稽。歸趨殫遠。其勲伐不
獨被史也。故子常麟士之選。準今度古。使觀者先讀
文義。曉于規憲。徐究考索。駁取昭整。不僭不差。咸與
知爾雅之原。不離握卷。衆經雜史。秩然來會。視薛陳
所輯。直末之爾。乃囊括有年。書問罕應。豈幽遐之不
聞與。抑俛俛碩人。托致廣濶。而薛越此也。滑脂游戲
之章。足以蕩性傷氣。而世多溺之。如笙箏。假易其好
以稍斷。據于正書。時與日猶不甚閑也。夫淹遠者出

其所熟不難驅遣毫楮而單儉少儲者臨摹以進亦得涉足古人唐中漸有厚賸顧且絕而莫和倘亦朋友之過與余于是愴焉不已思心裏絡謀之介生受先諸兄弟取史之想似者聊彙以代短檝庶同類接望不以爲避將天下以制菽投子常麟士者當儼于西漢之郡國文計也。

雲簪社序

周曰晉魏
間鏡鑿之
文天如欲
去之予不
忍也

文章之道幾也。而可以衆正其朋友之謂與。一人愜情集契。周賞每當選練之日。牽拂相招。各言其好。于斯道鑄切之。又沉浸灌養之。雖非公卿徹官。亦稱至愉。然而清照源流。辭章之出。特其鼓作依所經分。必以心行爲度。德矩亶然。千里之隔。睦若三族。斷絕流言。劇割險難。不此此而彼。彼將以永世。不但文咏可念。翫其芳流也。自正道頹散。人物更敝。旣乏摯性。以命疇而徒日繁會。止長閑與寡所發舒。及酬折間。起

牙角搓互無所求列一世而愛必加于榮華惜必被
于彫瘁則尋覓五倫缺其一塗聖人將有祝予之悲
矣乃聞崑陽諸君子所稱雲簪社誼最高竊流連喜
陶不能去也定交數年懽抱之戚旣云絲載亦差利
鈍小別而一意篤婉無有形貌嘗間日揖對始以曲
禮終以雅詩迨乎端牘抽札文成起咏皆有弦匏笙
簧之聲鋪鐘大鼓之響又何愷也夫傷今者不一譏
焉蓋將大譏也則吾之樂于斯者亦不一美焉蓋將
大美也脩搖辭之則而獲人倫之正豈自近者止乎

廣而有傳汪汪之士人士薈萃斯其規矩矣

曰有性
曰有理
曰皆古文
曰皆練不
曰皆訓

序沈去疑稿

予習去疑文者久。正而中雅。蓋秩乎古所獻法官者也。既與介生諸兄弟庚復其旨。又大朗焉。著之于選。則日光玉潔矣。然去疑材質深厚。而時解周翫。謂無可念。退而沈湛于理學之書。與宋先生肩隨焉。世益避之。淪頓歷年。而今始大翬奮。以是知君子道彌于中。而裸之以藝。未有不鋪信者也。且士人以仁義為垣墉。凡甚不得之遇。與甚得之遇。皆所謂風雨也。故無豐蔀者。不可以執麤。無險德者。不足以應倥。今使

去疑當拂抑之時。不自衡氣。而思與之持。或取其
便。爲推移之具。則頃久之間。已失衷道。爾何以庸此
康美。弗自繁促哉。惟其艾行奮辭。甚勸于三代。先爲
不可動以待物。會則下士之是非相靡。盡其所加。不
與于已。及大時已至。得以奮棟。猶朝之有食。冬之有
衣。雖中于情。亦其常爾。故昔之言其人。今之言其人
者。去疑知之矣。昔之言其文。今之言其文者。去疑知
之矣。美惡分于一事。榮悴殊于一篇。此已然之見。衆
人不以爲惑。而吾黨所慎自觀也。每聞維斗雲子諸
兄弟稱去疑宮不及一畝。而能瞻三族。黨無一銖。而
通善正經。大家之業。卷登盈數。其則古昔者勤矣。而
遂乃穎然于外。故足風也。夫文繇人興。重積所流。日
形其徹。漸此以往。懸綽之碑。磨崖之壁。往往可得而
讀焉。寧第斯爲達塗哉。

孟晉堂稿序

九一受先旣雋。兩邑之人聚歛其舊文而施丹墨焉。蓋交相贊也。繼則二子者行務藻潔。衣緼絀之衣。食葆旅之食。門無雜甬。與先舊處一以禮。不簡于尺度。兩邑之人又交相贊也。予曰固也。抑若未深其所謂文乎。夫九一之文其所稱大學期節耳。古哲人之號名耳。或三綱四維。宗族鄉黨之恒言。左右塾之祖尚習說耳。未嘗峻阻其間也。推而之遠。有事有法。君子樂而小人安。雖王公貴人所宜聽。亦如百姓之常云。

者而云之。非敢難也。至于言彝倫攸斁。則倫以和言。彝倫攸斁。則鬱以恻。有忠厚之思焉。有亂人之懼焉。雖然。其爲人在是矣。夫圓冠莪如。大裾襜如者。世不無其人也。而有服無德。貴明其禁。此誠不誠所太絕也。故淵明之詩。先去私意。程子之字。不離恭敬。繇此而度。亦細小之可原也。况乎本于脩正。放發爲篇。其領理所聞。又安誣哉。吾社數人。兢兢往訓。昭臆戒非。物斯之用圖。蓋欲大訓于世。不僅土風而已。而勤著在文。人弗之白。間有念者。則曰。吾不能至也。有望焉。

夫夫者。卽欲躡中庸之庭。亦已槃散矣。及至今日。而各扶服于二子。交口其所爲文。與人以求詳義。所不幾晚。與然因之。愛敬相用。則猶可以起矣。

行卷小開序

曰竹書
簡以此
類亦李
以冰之字

誦小開之名琅琅非近稱也云美與綏子整齊今日
之文而綴斯號者何且其名之出本于逸書言開者
不一篇若九開文開保開成開大開小開大開武小
開武皆其屬也獨離而舉之亦安所自焉乃間考書
序之義大開小開之作淵然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
則諸開之旨包矣其文有曰何脩非躬何慎非言何
擇非德此帝王之辭達乎庶人者也學者實其事不
敢廣其說使濫耳而不切未有涉而過竟焉亦整敦

之度太山沈泉之測重淵矣。或者分殊之以爲逸文之傳。其意是耶。非耶。無所用原也。夫遠求書說其列于學宮者五十九篇。初未有定。更乎孔襄孔鮒及安國衛宏而不能使九共榮。既諸篇之無闕。以是論之。書之逸者多矣。則晉太康二年之所發。與魯共王之所得不可不同。舉宏編撮機要也。蓋不善讀書伏生之二十篇不無可惑。若其善讀之。雖張霸之僞作得以起意造情。無恠乎云。美諸君子之攢心于墜簡也。歐陽先生詠日本之短刀而有懷徐福之書以爲其時入海書猶未焚。百篇可存。則設今有異本傳自外國。予樂習而明之矣。况茲之昭如者也。故書之爲道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而得其一端。遂有字字言之化。則卽小開之說以施于今文。而進其誠然者去其非然者。雖時之離周遠矣。猶得見盛王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也。

程墨大宗序

士之遇不遇于其文見之矣。然不于其所爲文見之也。五行之物出爲人用。其貴與賤。惟人所使。若有生。命然。文人之致亦同也。昔之人略于言命。而愁苦怨。歎不能無言。徃徃形之方版。寓乎已事。後人讀其書。而哀其志。則多有傳者。此命家之辭。常與文家之一流也。雖然古有之而今甚也。一代之中。復異今古焉。則又古有之而今甚也。卽如丁卯之役。賢愚並進。其飛翔失實者。中無一牒之辭。不意而當。而嗜古好學。

若江上尹遠到兄弟。蹉跌不偶。尚艱于一博士第。子員不可謂非命所召哉。惟制于命而不敢明其道。則不得不求于茲。所謂得氣之文。度其模範。于是選事。殷矣。夫勤其選。必將正其稱。程墨之名。有方員之規。矩焉。不容非法也。及舍程用墨。程皆出于其墨。則責者益詳矣。觀于其事。作之者難。而觀于其人。應之者易。何與。意主文之難。其人與。或有其卓犖者。未列于斯。柄而不獲。通其意與。抑前所云生命之說。精遇麤。遇非其時不見。是與非與。要之一國之中。一經之內。間著其洪材淑行。亦足以感也。且脩身大務。而文章次之。命又介乎然。不然之間者也。不信乎命。則不可謂君子之不遇。而泊少乎仁義。既信夫命。則不可謂小人之必遇。羨其榮寵。而忘其衰賤。使世有雄俊。有爲之士。當事而察于予言。無所忌諱之朝。必有以行矣。况隱耀未振者。忍因循且日。曾虛無懷。以自安高山之上。深澤之汙哉。

口論皆
出韵必

小題觚序

以今之物與古之物列于前不知者不別也。然察其
款識知者別之矣。則以今之字與古之字以今之文
與古之文列于前不知者不別也。其款識固加明焉。
知者尤別之矣。是以天道弗更而書策代變謂古日
不必熟于今日古月不必清于今月可也。謂古文字
不必美于今文字則非高才羨知之言也。雖然異古
異今皆自人爲之人而志乎真灝靜遠端雅朴重也。
者生乎後世居然其前此之人矣。否則降而自輕當

乎一時應乎一時恐乎時亦有弗周者也故爲人善
惡好惡之數其大且常亦如天道之不可易也若夫
則誠區之至矣間論古之文人使韓子爲左氏春秋
傳蘇子爲司馬太史之史記才皆有餘也顧子可
爲而不爲時限之也具甚可爲之才而非其時氣數
相成往往自信而見一家之業卽不敢云吾可爲此
可爲彼矣雖然其理是也文理之齊若性情而文才
之分若面貌文人古今之異亦面貌之謂也夫執面
貌以相求行道之人寧有同乎况乎今之與古也惟

不同之致變矣而有甚同者存所以其人可知其意
可知以今望古不山南山非焉如吾郡社中數子端
切人範秉于同然之義細小不違爲文要眇變化難
以恒傲然發于胷臆成于手中無不可原而合也以
其所是者古也夫從今之文而行古之事有道者猶
嘉之其兼焉者益有信也古與古處而不惑視郡之
爲今人者若隔代焉故燕胤與雲子沉篤感慨之意
于茲選乎寓之豈其有華說哉昔有聖人觀于獻舜
酌觚而悲往制其懷深矣選之名之所繇出也

受先之爲
受先序可
受先之序
亦可此更
子即失
其情矣

張受先稿序

受先之爲高于時寧文焉已哉。然因其文而質言之。亦所謂其人之書也。觀于其書而後其人可論。君子所必先也。受先與余六年同晨夕。蓋其人文信之矣。其文散于四方。四方之人習所爲文而思其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故。亦旣信之矣。信之亦何取乎序之。其敘之者慮天下有信不信。未可知之辭也。卽天下信之。而余終不可以無言。此序所繇作也。余嘗語受先曰。余之信子也。使人以他焉之文易其名。而以爲

子之所撰以子之所撰辭而行遠以爲他人之作余必辨之也若行一事而不衷于道傳者皆以爲出于子道之人而旣紛紛矣萬里之外余必爲子白也此非有朋友之私愛以義斷也而受先之信余亦大略同焉余兩人起止不離青卷而閒說時有不廢顧所說者其亦志也嘗觀往者之爲是非難詳各退而思以身處有得卽陳其本指以聽稽定于不可之間斷斷如也多設爲不必然之事以求臣子之忠厚頗難而貴于有濟朝之食之食當其時而有辭焉

靡碎之物猥雜之論不敢放廢于古人也然余言之而不大盡受先則甚焉余間有作諧少近于失經受先卽容辭俱危不容再措小辨臨事之際受先有氣敢往排捍在前復善以禮顏相開擔夫孺子必諭之曉曉然使得疏明而余多歛不卽發恒私自意念彼必能先見也至爲文一端余凡數徙而受先彈毫之始卽喜說道理引繩墨全以識相長初事于子繼事于經又繼則事經之大意取于已之本有受先每勸余安靜對題準之人身自然良心内生和氣動盪引

而成文。余從之。輒有其驗。而世輒取文。乙之。日爲。而。夫六經之有道德。猶家人之有父母。一日之聞。呼父母未聞其寬。髀也。則余與受先之守此亦迂而嚴矣。且孝爲行原。受先之務此亦人士所鮮也。余與受先少同失怙。時一念及淚下如流水。對言著志。期以脩身讀書。上答罔極。而幽竄未安。百身莫贖。流連慰切。悅養惟一母氏。爾憶客年九月。受先母夫人七十一生日。受先亦蕭然無潤身之物。乃割羊醞酒大會。親舊朋黨。宴樂十日。去其家業之半。邑之人咸高之。及母夫人抱苛。幾瀕大厄。受先浹夕不寐。去士人之服。而請于神。哀偏倍至。而病遂立起。計今之捷。賀未。在門適當其母夫人九月之生日。亦可謂孝之一徵矣。聞報之日。受先卽過余所。而泣。蓋悲余之不遇。而重感乎振生先生也。謂孫師之于我至矣。我向爲人子。今將爲人臣矣。夫生我成我。忠臣孝子所百顧而求當也。不有鶴生先生。不知九一不有振生先生。不知受先。余固預必之矣。宜其出之艱難。煩苦而得全也。則受先。孫此而拜獻于孝。不第具始中而已。余

顧領而少書其曲折蓋卽以爲萬里之信也

○○○張受先稿再序

周曰淒清
憂越渭陽
之詩不是
過也

離別之多未有甚于茲歲者也。春初入燕社中兄弟皆未之聞。過崑陽而執手者。君售與家八兄九兄也。是時勒貞適偕右武弗迷從海上來敘別同焉。抵郡與維斗共舟而北。卽別雲子君和諸兄弟有賦詩以贈者。草臣雲子燕胤也。至毘陵乃別介生三人之飲酒不盡一升。則已陶然矣。蓋有甚傷者焉。既而至京師。維斗欲亟旋。先予南歸。予與受先九一宗玉送之。九一爲歌詩二章。逾旬日予又先受先歸。受先與九

一。至。王。遂。予。及。都。門。之。外。九。一。賦。五。言。律。二。章。受。先。
初。未。爲。詩。亦。賦。五。言。古。體。一。章。分。手。之。際。涕。泣。如。雨。
而。其。教。之。矣。然。予。之。之。燕。也。以。受。先。之。在。也。及。
予。之。歸。也。又。以。受。先。之。卽。南。也。雖。有。懷。邑。邑。而。悲。未。
極。遠。若。今。日。之。行。別。如。何。哉。同。社。之。近。在。七。郡。聞。受。
先。之。之。臨。汝。而。來。祖。道。者。六。百。餘。人。予。欲。同。渡。江。而。
歲。暮。未。遑。僅。及。湖。上。殆。愴。然。之。至。矣。言。念。夙。昔。偕。其。
燕。處。一。日。不。見。則。恐。如。以。思。忽。焉。而。歌。驪。駒。涉。遠。道。
其。安。之。乎。六。年。以。前。風。一。卷。暑。予。與。受。先。君。售。同。之。

踰年而君售別去一室之內出入依倚惜兩人耳每
至夜分角談稱論道義寂無和者未嘗不怨君售也
且君售受先與余同爲少子而皆以未成人失怙徵
其歲俱丁巳也相向漣如咸不欲生期以顯身遂志
一明吾父之德免已大尤今受先則先鳴矣王言初
賁澤及漏泉而予不能邀一辭以發重隧之歡予其
罪人也哉此尤所盤肝飲血受先代爲滂沱者也夫
憂喜一念隱細不渝而遽隔城土間其話言豈難
之思可喻勞歎乎且一邑望德恃受先爲民人之

月之元日則奉造廬焉茲乃追隨之未能而多向予
而泣者是重予悲也故受先文行之大指予弗更焉
而徒勤愴悅之意道揅執之懷遠而相正蓋在曩日
矣